

316
138



始



漢文大系

大正
4. 2. 8
内交

戰國策正解

戰國策解題

戰國策十卷、周策ヨリ中山策ニ至ル、記事ハ韓魏趙ガ智伯ヲ滅スヲ始トシ、荆軻ガ秦ニ入ルニ終ル。衛策ニ靈公ガ彌子瑕ヲ寵スル一節アレド、此節ハ元ト趙策ニアリテ、説士ガ靈公ノ事ヲ引キ、其文前後脱落シタルヲ、鮑彪ガ衛策ニ移シタルナレバ、矢張り三晉以下ノ者トスルヲ可トス。記ス所多ク合從連横ノ事ニシテ、變詐百出シテ、訓トナスベカラザル者アレド、春秋ノ後ヨリ秦ニ至ル二百餘年間、興亡成敗ノ事迹ハ此ノ書ニ資ルコト多シ。故ニ班固ハ司馬遷ノ史記ヲ評シテ、左氏國語ニ據リ、世本戰國策ヲ采ルト云ヘリ。史記中戰國時代ノ記事ハ、國策ニ采ル者十ノ八九ナリ。故ニ後世史家必讀ノ書トナレリ。

李文叔ノ戰國策ノ後ニ書スル文ニ曰ク、戰國策所載、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郷其説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ト、此ノ言ハ善ク國策ノ文ヲ評スル者ト言フベシ。史記中出色ノ文トスル者ハ、魯仲連、蘇秦、刺客孟嘗、平原范雎ノ諸傳ナルガ、是レ皆國策ヲ采ル者ナリ。韓非ノ議論ニ長ゼル、國策ノ叙事ニ巧ナル、戰國時代ニ於ケル二大文章ト稱スベシ。是レ亦國策ガ後世辭章家必讀ノ書タリシ所以ナ

著者及傳來 國策ノ著者ハ不明ナリ。前漢ノ末ニ劉向ガ宮中ノ秘書ヲ校シタル時ニ、國策國事書短長事語長書脩書等ノ名稱ニテ、秘閣中ニ在リテ、當時已ニ何人ノ著ナルヲ知ル能ハザリシト思ハル、其ノ書ノ篇數モ重複シテ、文字ニモ誤リアリシヲ、劉向ガ校定シテ三十三卷トシ、戰國策謀ノ書ナルヲ以テ、戰國策ト名ヲ定メタル事、其ノ校書叙録ニアリ。漢書藝文志ニ、戰國策三十三篇ヲ載ス、劉向校定ノ本ナルコト勿論ナリ。此ノ後、後漢ノ高誘ガ注シタルガ、六朝ヨリ五代迄ハ世ニ行ハレザリシト見エ、注本モ傳ハラズ。宋ノ曾南豐ニ至リ、再ビ國策校定ノ事アリ。南豐ノ自序ニ據レバ、劉向校定ノ國策ハ三十三篇トアレド、崇文總目ニハ十一篇トアリテ、缺略セリ。故ニ之ヲ士大夫ノ家ニ訪求シテ、三十三篇ノ完本ト爲スヲ得、又其ノ誤謬ヲ正シタリ云云。隋唐ノ志ニハ、國策本書及高誘注、共ニ三十三卷トアリ。崇文總目ニ至リ、國策十篇高誘注八篇トアルハ、五代ヨリ宋ノ中世ノ間ニ殘缺シテ、曾南豐ニ至リ、再ビ之ヲ劉氏ノ舊觀ニ復シタルナリ。故ニ今日ニ傳フル所ノ諸本ハ、篇章ニ前後出入ノ差アレドモ、要スルニ南豐ノ校定本ナリ。次ニ本書引用ノ諸本ニ就テ説明セン。

高誘注本 高誘、漢人ナリ。淮南子戰國策ヲ注ス。國策ノ注ハ誘ヲ最古トス。其ノ本早

ク殘缺シテ、今在ル者ハ二卷三卷四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ノ十卷ナリ。崇文總目ニ誘注八卷トアレド、南豐ノ自序ニハ、今存者十篇トアルト合ス。高氏本ノ篇次ハ現行本ト同シカラザルモノアリ。高氏本ハ東周ヲ首トシ、次ニ西周アリ、現行本ハ之ニ反ス。是皆鮑彪ノ爲ス所ニシテ、國策ノ舊次ニアラズ。

鮑氏戰國策注 宋ノ鮑彪撰ス。四庫全書提要ニ曰ク、彪ガ書其ノ篇次先後ハ己ガ意ヲ以テ改移ス。劉向曾鞏ノ舊ニアラズ。其ノ東西二周ヲ更定スルハ、自ラ以テ考據ノ特筆トス云々。然レドモ東西周ヲ變更シタルハ、後儒之ヲ議スルモノ多シ。但現行本ノ篇章ハ、總テ鮑本ニ據ルヲ以テ、高誘ヲ除ク外ハ、正シキ者ナシ。

戰國策校注 元吳師道撰ス。師道字ハ正傳、元ノ至治中ノ進士ナリ。鮑彪注ノ善ナラザルモノ多キヲ以テ、姚宏ノ續注ヲ取り、鮑注ト參考シ、又諸書ヲ雜引シテ、之ヲ考正シタリ。其ノ篇章注文ハ總テ鮑氏ノ舊ニ從ヒテ、每條ノ下ニ増シタルハ補ト曰ヒ、糺シタルハ正ト曰ヒテ之ヲ分チ、又篇章ノ鮑彪ノ爲ニ改移セラレタル者ハ、別ニ卷首ニ標シテ、原本ノ次第ヲ明瞭ナラシム。吳本、師道本、正傳本等ト云フハ、皆此ノ書ナリ。此ノ外曾本、曾鞏、錢本、錢藻、劉本、劉敞、集本、集賢院等ノ諸本アリ。

姚校本 宋ノ姚宏ガ校定シタル高誘本ナリ。現行高誘本ハ多ク此ノ本ナリ。然レド

モ誘ガ注ハ十卷ダケニ止リ、他ハ皆宏ガ續注ナリ。又本文ニ鮑氏本ニ從ヒタル處多シ。高誘本ノ完キ者ニアラズ、雅雨堂本亦是ノ本ナリ。

黃丕烈本 嘉慶八年、吳縣ノ黃丕烈撰ス。丕烈ハ姚校高氏本ガ、高誘ノ原書ニアラザルヲ病ミ、宋槧ヲ影鈔シテ、剡川姚氏本戰國策ヲ校刊シ、別ニ札記三卷ヲ著ハシ、之ヲ附刻セリ。札記ハ諸本ノ同異ヲ校勘シ、鮑本ノ誤ヲ正シ、國策ヲ高氏ノ舊面目ニ復セシメタリ。現行本中此ノ書ヲ唯一ノ良著トス。札記ハ本書ノ後ニ附刻ス。

正解本 本書ノ底本ナリ。江戸横田惟孝撰ス。文政七年刻ス。正文ハ鮑氏本ニ據リ、每篇考異ヲ附シ同異ヲ詳記ス。注中鮑彪ヲ取ル所アレド、多クハ一家ノ說ニテ、開闢關君長戸崎淡園ノ說ヲ併セ取レリ。黃丕烈札記ノ精博ニ及バズト雖、鮑注ニ比スレバ一日ノ長アリ。國策注ニテ邦人ノ著ハ、此ノ書ヲ最優ナル者トスベシ。

中井履軒雕題 二卷アリ。履軒ノ學ハ博洽ニ於テ缺クル所アレド、往往精當不易ノ說アリ。諸雕題皆然リ。今本書ヲ校訂スルニ當リ、其ノ可ナル者ヲ取リテ、欄外ニ標記ス。唯國策ノ文ヲ以テ、後人ノ僞撰ニ出ヅル者多シトシテ、史記ト同ジキ者ハ、總テ之ヲ抹殺セントスルハ、武斷ニ失スルヲ以テ取ラズ。

戰國策補正 先王父ノ著ナリ。原著ハ黃丕烈本ノ篇次ニ從ヒ、摘解シタル者ナルガ、

正解本中ニ附刻スル爲ニ、總テ正解ニ從ヒ、之ヲ考異ノ次ニ載スル事トシタリ。本書引用書ノ説明ハ之ヲ以テ終リトスベキガ、次ニ參讀スベキ書一二ヲ舉ゲン。國策地名考二十卷 清ノ程恩澤著。狄子奇箋、粵雅堂叢書ニアリ。戰國策釋地二卷 張琦著。家刻本。終リニ臨ミ、竹添博士ヨリ珍藏ノ戰國策雕題ヲ貸與セラレタル事、並ニ文學士佐佐木平治郎君ガ、特ニ助力ヲ惠セラレタル事ヲ敬謝ス。

大正三年十一月三日

安井小太郎識

戰國策解題終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并札記序

曩者顧千里爲予言。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綠飲所。楮墨精好。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爲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而實失其真。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爲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爲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大於闕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未能用此爲藥石。可一慨已。今年命工織悉影樵宋槧而重刊焉。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爲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未備。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苟取文從字順。願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載之。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

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冲家。其云經前輩勸對疑誤。采正傳。補註。標舉行閒。惜乎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爲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

卷上 起東周第一。盡齊四第十一。

卷中 起齊五第十二。盡魏一第二十二。

卷下 起魏二第二十三。盡中山第三十三。

栞戰國策正解序

戰國策非史流也。夫書有原有流。流者蓋出行人矣。周官行人掌親諸侯。時聘以結其好。閒問以諭其志。諸侯之邦交。亦有歲問。殷聘。世朝之禮焉。故春秋列國。其士大夫爲國使者。君之榮辱。因之。國之利害。係焉。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曰。使乎使乎。孔子之取士。意可見矣。下及戰國。上以傾奪爲賢。下以功利爲榮。於斯時也。行人之流。遂爲從橫權謀。其詐諛傾覆。干賞蹈利。機智百出。神奇不測。慎戰議兵者。亦不可不知焉。至秦并天下。破壞列國。爲郡縣。廢絕封侯。置守令。無復由施其術也。於是其徒患業之不傳焉。輯錄其雋。永號曰策。策謀也。當屬兵家。而在權謀者也。然而以戰國之成敗。多在策中。及司馬遷修史記。收而錄之。劉向父子

乃誤屬史家。自是厥後。史氏因之。視以爲古史。世之惑者。或繩以春秋之法。乃謂亂史害乎名教。夫書有原有流。事從流別。言隨事異矣。故詩自詩。易自易。百家分別。各無相亂也。如其以不說象數。而致慊於詩。爲雅頌不具。而遺憾於易。則可謂惑矣。以是觀之。貴褒貶勸懲之義於兵家權謀之書者。豈非不知其類也歟。吾友順藏嘗註國策。名曰正解。去年之夏。徵序于余。時余隴行有日矣。不遑筆研也。今秋東歸。卽來相見。把手喜其無恙。乃曰。予之正解。閒者有欲爲我捐資以槩行者。予不佞以未定書。不肯許之。已而思之。年踰知命。身且多病。時者難值而易失。不於時以問世。則恐不得當。已聞多方之匡正矣。乃遂許之。則刻且成。所乞一言。不識果否乎。余乃言曰。戰國策。其流蓋出於行人。行人之職。使於四方。其容

止辭令之儀。觀本國之光。交際盟約之信。結與國之好。覽山川之險易。觀城郭之高卑。視朝廷之禮法。見君臣之賢否。雖不必在列陣行軍之間。而自有兵機之在焉。其流爲從橫權謀。則所謂棄於孔子者也。然由衰周而來。征討攻伐。莫不奇伏變詐。以徼幸一切之勝矣。雖則正義順應之師。而不豫知其情。以警備。則亾以應。卒赴急也。孔子曰。臨事而懼。夫臨事而懼者。必欲知彼情。欲知彼情者。近視諸國策。譬猶懸明鏡以待。妍媸黑白。弗能逃其情也。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然則孔子之於國策。豈無所取也哉。今子之此舉。意其在茲邪。順藏笑而不荅。余於國策。無所更言。遂以斯言爲序。順藏攷據之確。發明之多。讀者自知之。

文政九年歲在丙戌菊月江都太田善世子龍撰

策戰國策正解序終

戰國策正解序

戰國策者。蓋當時之雜記。而秦人之所編錄也。其事則從橫傾奪。其言則譎誑功利。終之六國。以此喪其國。秦以此失其天下。策士令其終者。蓋亦鮮矣。雖閒有彼善於此者。要亦不足以爲訓也。然則斯書可廢與。曰。何可廢也。夫治必稱唐虞三代。亂必言春秋戰國。春秋則左傳國語存焉。戰國則舍斯書而何在。太史公所據。亦唯斯而已矣。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夫法治戒亂。古今常典。然不審其所由。而徒稱言而已。則不去就失路而背馳者。幾希矣。且夫舜禹大聖也。而其相告戒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則知空言之諄諄。不若指行事之著明矣。然則欲知戰國之所以爲戰國。安

可不讀斯書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蓋曰：法善改惡，善惡皆可以爲我師也。是故詩之美刺共存之，春秋善惡并記焉。以示勸懲。孔門之教，蓋爲然也。若夫曰：害乎名教，而飭戒子弟，令勿披覽者，徒知善之可以爲法，而不知惡之可以爲戒也。其諸異乎夫子之教與？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其此之謂也。噫！拘儒一唱，是固說，而曲學隨而和之。斯書殆束閣焉。夫古書之傳于今，孰能無誤。然士子所朝夕誦習，隨誤隨正，是以不至大誤。今斯書尤多舛訛者，是誰之過與？吾愍其如此，既讎校數本，善者從之，可者據之，又其他片言隻辭，苟可以爲徵者，采摭以參互訂正。然後取諸說之長，附以管窺，不獨解文義，閒有是正存焉。故并命曰：戰國策正解。其所不知，闕如以俟。後之君

子極知不自揣之甚，不免於蕪穢之責。冀人之好我，摘其過謬。若其護短蔽拙，爲之辭者，吾亦不敢。

文政甲申仲冬冬至前一日

東都 橫田 惟孝 順藏 敘

戰國策正解序終

戰國策正解凡例

一戰國策高誘注本三十三篇。有國別而無細目。蓋劉向之舊也。鮑彪合爲十卷。東西周易地。各國出細目。更撰次章條。今欲盡復舊。而坊本行已久。遽改之。有不便於質訪者。故姑從之。

一東西周爲列國。非周王也。而鮑彪以西周爲王。係之安王赧王。謬矣。吳師道辨之詳矣。而今猶存之者。亦以便於質訪焉。

一斯書在漢初既錯亂。雖經劉向撰次。而既無細目。則世代有不可得而辨者矣。鮑吳聚訟。均之屬臆見。其疑者闕而可也。故今置而不論焉。

一地名沿革。歷代不一。在彼尙闕明。況於我乎。故概而不釋。其不得已者。唯曰某某地。某某邑耳。

一諸本異同不尠。舉之於注中甚煩。故各章下附考異。所謂高本。高誘注本。姚宏所校。卽姚本也。坊本。坊間所刻鮑吳注本也。曾鞏蘇頌錢

也。語魚據反使所吏反。○語告也。正語謂顯然而告也。待命謂待韓之命。小國西周自謂也。容賊謂容保陽堅也。

【考異】

堅諸本作堅曾本作堅按韓策亦作堅故今從之謂周君下諸本無曰字今從高本。○嚴氏爲賊而陽堅與焉姚宏云堅曾一作堅案姚校當作一作堅韓策作堅爲賊非堅儒所能與作堅是也。

赧王

凡十 七章

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

共恭同適丁歷反。○周紀云西周武公之

適主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

各音阜爲于僞反下爲太同。○鮑彪曰司馬楚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

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則翦之智困窮而楚周之交斷絕也。不如

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令力呈反下皆同。○微密

也言封欲立者公若欲爲太子因人謂相國御展子廔夫空。

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相息亮反下同。○爲猶助

也欲爲太子謂欲助爲太子者以地也。鮑彪曰楚相之御姓展廔字同小臣也。空其名類猶似也。碩哲夫曰令若之若恐翦誤得之此指翦也。言相國聞王欲令翦爲助太子之事而

【附題】厥其名也、非證、此宜稱王赧。赧王——高氏本ハ東周二入ル。五庶子——二男以下ヲ庶ト云フ、又妾腹ノ子ヲ庶ト云フ事アリ。

若字ハ翦ノ誤。居中——中ハ國中ノ意。

又恐翦居中用事不便。相國令之爲太子。相國果令翦之周助爲太子者也。

【考異】

翦令之令高本作令一本資作奉。○周共太子死周本紀作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高誘蓋以爲周王太子故編之東周耳下文謂周君乃指東周公王太子死而說周君者權在周君也。史遷據下周君及公子咎之文爲西周君之太子耳。鮑彪史記改載西周非高意也。姑依高本。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爲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

以賂進周最於周。令力呈反下皆同。○碩哲夫曰凡言謂言爲不人者皆自爲自記也。言或言客或稱名皆聞記也。恐按此司馬悍謂齊王

而王乃使悍也。齎資通。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

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請令

王進之以地。置猶立也。據下章先以此言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進最

寵用事也。

【考異】

悍劉本作程賂一本作地。坊本無請字今從高本。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

子也。臣爲君不取也。爲周爲君子僞反下爲齊同。函治氏爲齊太公。

此一節ハ前條ト同事異傳ナルヲ、一説トシテ記シタルナラン。【附題】史記唯一事矣、此分レ之如二兩事ハ重複且有不通。

折而不賣——千金
損下思上實ヲメコ

獨知之契——契ハ信ナ
リ、自分ダケノ信用ナ
云フ。

讓之於最——周君ノ實
意ハ、果チ太子ニ立テ
ントシテ、無理ニ周最
ヨリ太子ノ位ヲ果ニ讓
ラシメテ、最チ齊ニ追
ヒ出シタルナリト、齊
君ハ思フデアラウトノ
意。

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
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折食列反。屬音燭。○高誘曰：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號曰太公。函姓。治官名也。因為氏。知鑄冶。曉鐵理。能相劍。太公不知其劍善。故歸之。而責其損而不賣。與越人也。越人亦未為真知其良也。蓋函治氏獨知其良。終身不賣。至死悔悟。故戒其子曰：凡有售。必使衆知其良。不可獨知也。今君之使最
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關君長曰：兩契相合為信。為信。故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愚謂猶函治氏獨知良劍也。以嫁之於齊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關君長曰：讓之於最。猶令最讓之。似最讓。而不可立。以行之於齊也。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君何不肯立。以行之於齊也。奉扶用反。養羊尚反。○信貨。衆所信之貨。以喻周最也。愛猶謂信貨也。穆文熙曰：布之為最。游說不足道。然謂太子不可獨知。則深有所得。于重國本之道焉。

【考異】

不賣。吳師道云：高注云：雖千金猶未盡其本價。故折其錢。而不賣。折為折閱。義案姚校本高注云：故折其不賣。與越人也。其字下分行細書曰：錢劉下有劍字。錢謂錢本。

車百乘——百乘ハ車百
臺、兵士七千五百人ナ
リ。

【難題】卒謂徒兵也、
注百人泥甚、夫百乘大
抵萬人矣、周之百人豈
足衛之哉。

長兵強弩——長兵ハ戈
矛ノ類、強弩ハ力强キ
弩弓。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高誘曰：疾。秦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子也。百人為卒。甚敬。敬樗里疾也。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高誘曰：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之孫也。怒。周敬重秦客。故責讓之也。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公。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高誘曰：游騰。周臣也。智伯。晉卿。智襄子孫也。公由。狄國。或作仇首也。廣大車也。公由。貪大鐘之路。開道至晉。以受鐘。智伯隨入兵。伐而取之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高誘曰：桓歸蔡姬。未絕蔡人。嫁之。故伐蔡也。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愚謂號猶名也。事見傳。二年。今秦者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悅。○高誘曰：秦欲吞滅諸侯。故謂虎狼國也。恐不敬其使。對楚。雖則權辭。實為防變之策。衛疾。實囚。何其婉而切也。

〔考異〕

坊本今秦下無者字。戒作惑。囚之下無也字。一本曰作且。○以蔡衣由戒之高注云。戒以二國爲戒也。姚宏不言有異文。鮑本作惑之非也。○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鮑本無也字。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高誘曰。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役。役事也。韓召兵及糧於周也。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于爲僞反。令力呈反。○蘇代。蘇秦弟也。高都。韓邑。聽從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相息亮反。罷音疲。○高誘曰。韓公侈爲相國也。昭應。楚將。鮑彪曰。得城曰拔。如拔物然。恐謂此代述昭應之言也。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病困也。始。初先也。告。楚病猶告。病於楚也。守。謂圍守而不去。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

已多矣——多トハ十分ノ意。

【難題】彼國之使者、執節以來、豫割其中、給於我之關塞、以驗出入、與今日印鑑同義、故凡稱符者、並焚彼所給之銀符也、非彼使者所執之節、若彼使者所執之節、若彼使者所執、則我國不得恣焚也。

【難題】是時大國皆王、其臣有封邑者、皆借公侯、故曰薛公也。

本末更盛云々——本ノ盛ナル時モアリ、末ノ盛ナル時モアリ、又時ニヨリ互ニ虛實アルモノナレバ、齊カイリトノ意。

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使所吏反。○多猶過當也。折屈也。謂屈節合韓也。節。符信行者所執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卒。子激。秦之怒。上策易識。下策難見。故公中始怒而終善之。

〔考異〕

坊本中作仲弊作敵。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爲于僞反。除。爲和餘皆同。藉在夜反。下同。○薛公。孟嘗君田文也。韓慶爲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宛。於袁反。葉。舒涉反。夫音扶。更音庚。○韓慶。西周臣也。言二國強大。則齊必危矣。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函谷。而

君令弊邑云々——秦ハ
楚ノ東國ヲ齊ニ與フル
ダケニテ、攻メラルル
コトヲ免カル、故ニ之
ヲ欲スルナラン、又楚
ハ東國ヲ齊ニ與フルダ
ケニテ、破滅ヲ免カル、
故ニ薛公ヲアリガタク
思フ。

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
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為
和令力呈反下同。○上無攻謂無攻周下無攻謂無攻秦函谷關名張大也東國楚之東
地近齊南境者出猶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會秦秦留之言秦歸楚王以與齊和也
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
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
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處昌呂反。○三晉韓魏趙本皆晉卿
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言三晉畏秦
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
兵乞食於西周三國齊
魏韓也

〔考異〕

坊本無年下而字以強之以作為合於之於作為高本無不破之不字坊本
齊也之也作而惠作患無章末西字。○補註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
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
營君傳必上補不字改也為而是也忠傳作惠周弱而秦強恐不當言惠作忠極為
允當鮑亦依史改為
惠非也坊本忠誤患

三國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

藉在夜反。○三國齊魏韓也反還也
魏道西周西周有供給之費故恐也為

聚ハ聚落ノ聚ナリ、部
落ト同シ。

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
利秦為于偽反。○德謂荷恩也吳師道曰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德
之則和而不利於楚宋邑落日聚恩謂楚宋為秦報伐魏而利之也魏王懼
令軍設舍速東令力呈反。○關君長日設疑作毀蓋毀壞軍舍東去。○補註合軍
設速東欲窮日之力而東故過邑不宿逢曠野則設軍次而宿

〔考異〕

一本德
作聽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利便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
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
九鼎存焉盡津忍反。○樊餘周臣也鮑彪曰易地
則魏亦有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且魏有南陽鄭地三
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
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以上之上時掌反。○南陽在晉山南
河北故曰南陽鄭地鄭國之地時亡
而屬韓三川河洛伊秦拔成阜榮陽初置三川郡方城山名上黨兩屬韓
魏今韓并得之故曰兼兩上黨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折狀如羊腸楚王恐因
趙以止易也恐丘
勇反

〔考異〕

曾本餘下有為周字坊本因趙下有兵字章末無也字。○補註楚王恐因趙
以止易也鮑本趙下有兵字案此直與趙謀使之止易地耳未必用兵鮑本

易地——領土ノ一部ヲ
交換シタルコト、下ニ
アル韓得二縣ハ其ノ事
ナリ。
二周ハ東西周ヲ云フ。
九鼎——九個ノ鼎ニテ
周室ノ寶器ナリ、九鼎
存トハ周ヲ亡ホシテ之
ヲ我が物トスルコト。

非。

攻ハ敗ノ誤。

周之得——周ニ勝チタル利益ヲ維持スルコト。

支ハ防ノ意。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將子匠反。○秦攻之攻疑敗誤。下章可以見矣。水經注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若闕。故謂之伊闕。蓋犀武欲救周軍于此。而秦擊而敗之。遂進兵而攻周也。為周最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為于偽反。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同。鮑彪曰。李兌。趙司寇。禁猶止。趙魏鄰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得猶勝也。前前日也。勝魏之勞。謂敗犀武之軍。後後日也。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講和也。魏敗秦勞。而趙獨全。故曰。全趙言以全趙止秦之攻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支猶拒也。言魏必因李兌而與秦和。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關君長曰。疾者。急速強壯之謂。○周之得。欲待得周也。凡古書當先言而後言之。必下一之字以問之。淺之為丈夫。為淺丈夫也。小人之使為國家。使小人為國家也。此之謂謂此也。言秦待得周國。然後攻他國。未得周

【難題】本有「兩上黨而」比近。其一在韓。其一在趙。故上文有「兼兩上黨之說」也。下文亦云。

塞外——塞ハ長城ナリ。長城內ハ言フマデモナク。長城外ノ兵マデモ。殘ラズ出シテノ意。兩字衍。事秦而好小利ノ六字ハ衍文。成三萬人——上文ニアル周君ガ魏ニ求メタル救兵ナリ。成ハ國境ヲ守ル兵。

必不攻魏也。鮑改待為持。訓為保。非也。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魏之救兵。樂音。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洛下。同。○梁魏都也。囿者。藩育鳥獸之所。綦母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為于偽反。下為王同。○綦母恢。周臣。溫。魏邑名也。言其樂不在梁下。而又近周。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言周君怨魏。故為王患之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按昭九年左傳。王曰。我在伯父。猶民人之有謀主也。杜預曰。周為共主。天周君故也。設以國。謂陳設國兵也。扞禦也。言周為魏禦秦。而魏不為周扞禦。此其所以怨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塞先代反。○吳師道曰。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絕。恐謂兩字疑衍。此其所以為王患也。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許成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

百姓而私溫圍以為樂必不合於秦。好呼報反。○形形勢也。猶曰為人守邊也。百姓百官也。私猶愛也。言周君為人不好小利。不可以小利解怨。今王許成與圍。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官。而愛溫圍以為樂。必不合於秦。是可以解怨也。臣

嘗聞溫圍之利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圍。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四十金。八十金。魏人貢其上之數。百二十金。南陽則魏得并力上黨。故無患。贏有餘賈利也。與八十金之圍。而得百二十金。故曰贏四十金。此言不獨可以解怨。而於魏亦便也。魏王因使孟卯

致溫圍於周君而許之成也。
〔考異〕高本無為君之君字。坊本私作利。高本無計字。坊本無章末也字。○謂不怨且誰怨王且將也。言周君而不怨王。將誰怨王也。鮑本王作乎。蓋以意改之。○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周君與韓魏扞秦而已。而稱之為謀主者。欲甚言魏過也。設立也。以國謂盡國力。言周本無事。設立盡國力以為王扞禦強秦之策。不復顧存亡也。○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官。而私溫邑以為樂。周君為魏扞秦。秦將攻周。父兄百官皆尤周君。今若許成三萬人。周君以此辭於父兄百官。又私愛溫圍。勢必不合於秦也。私姚校本亦作利。云錢作私。高注云私愛也。是高本原作私矣。今從錢本。

犀武敗。周使周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

秦而臣為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相息亮反。下同。使所吏反。○主君指周君也。按昭二十九年左傳。齊侯唁公。稱或為大王。當時稱呼錯亂。不可準以禮也。又字疑必字。殘剩為使也。楚懷王策。為其行人請魏之相。臣為不能使。猶使臣不能使也。趙孝成王策。昔之軸令折矣。言周之臣必秦重之。而欲相者。見其重之。且惡臣於秦。而使臣不能使矣。欲以代臣為相。是其周秦之交。所以必惡也。臣願免相而行。君因相其欲者。彼已得相。不惡周於秦矣。此或教周足謂周君語也。

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是輕秦也。公必不免。行而免。言將行而免相。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矣。周君以為此人惡周於秦。故誅也。以上或與周足相謀語也。

〔考異〕為不能使。坊本作不能為使。是輕高本坊本共作且輕。今從一本。是公高本也。且公成事。坊本作事成。○謂而臣為不能使矣。為于偽反。言臣以為惡臣於秦之故。將不能使於秦矣。鮑移為字於使上。非也。○且公之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事使事也。言公言是而行。不唯交善於秦。且公之成使事也。彼欲相者。交必惡於秦。又不為君所善。必將誅矣。鮑改且為是。倒置成事。公下補者字。皆非。上文且輕秦也。鮑亦改且為是。所改似長。姑從之。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敗必邁反。○蘇厲亦蘇秦弟也。鮑彪曰。蘭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白起。秦將武安君也。愚謂攻善也。言

戰國策正解卷一 西周 報王

戰國策正解卷一 西周 報王

戰國策正解卷一 西周 報王

戰國策正解卷一 西周 報王

戰國策正解卷一 西周 報王

又八衍文。

白起善用兵又 有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

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

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

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

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

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

蘭離石祁者。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

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射之射柳之射。食亦反。過音戈。中丁仲反。夫音扶。塞先代反。盡滅之盡。津忍

反。○支左屈右。謂左手張支弓。右手屈持筈也。撥反。鉤曲也。公破之公。恐衍。

楚兵在山南。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

之山南。吾得楚將也。關君長

支左屈右——射ノ姿勢ヲ云フ。

公破の公ハ衍文。

器名曰謀楚——周君が吾得ニ謀楚ト云フ器ヲ贈リタリト告ゲレバ、楚君ハ謀楚ト云フ名ノ爲ニ是非見タイト思フナラン、然シテ此ノ事カ元來無實ナル爲ニ、吾得ハ其ノ器ヲ楚君ニ出スコトガ出來ナイ。ソコテ楚君ハ隱匿スト爲シ、吾得ヲ罪スベシトナリ。

除道屬河——道路ヲ治メテ黃河ニ聯絡セシメ兵ヲ出ス態度ヲ示ストキハ、韓魏ハ黃河ノ附近ニアル國ナルヲ以テ國防上ヨリ之ヲ惡ムベシトノ意。

曰。楚兵在近。而周不通。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

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曰。

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

王必罪之。

〔考異〕 坊本怒作怨。諸本器下有必字。今從一本。一本作器必多且歸楚。○〔吾得〕

伍奢之後也。不知伍奢伍尚之伍。古皆爲五。高注是也。屬朱成切。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周君患之。

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

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

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考異〕 上二周坊本作兩。周蘇秦作蘇子。

道迎楚師也。愚謂韓魏惡楚。假道於周。齊秦恐楚伐韓魏。還取九鼎也。方城。楚塞也。四國。齊秦韓魏也。與。謂與鼎也。

謂周最——或人周最二
謂フナリ。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難乃且反。○難往不欲往也。或為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其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為周之為于僞反。○為辭謂以魏兵在河南為辭也。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為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譽音餘。養羊尚反。○謂或謂也。原，周邑也。太后昭得秦也。勸周君入秦者，周最也。言周君入秦，交善，則固最之功也。交惡，則最必得罪。故不如譽孝入原得秦也。○備置因以應為太后養地。周本紀亦作應。鮑本作原。案索隱云：戰國策作原，則其謬不翔於鮑。唐以前已有誤。會高注以改舊注者，高注云：原，周邑也。原，元通。應後屬秦。范唯以封高，恐人為周君勸。昭王以秦邑為太后養地，故於應字下注云：原，周邑也。言應元，周邑。周君以為太后養地，不謂原是周邑名。讀高注者，以原為邑名，以正文應為誤。遂改為原耳。淺人強為解事，往往如此。實古書之一厄也。地理志云：應，今潁川父城縣。應鄉是也。其為周邑無疑。周君入秦，在秦昭十七年。四十二年，秦廢太后封范。唯於應，明秦封范。唯之應，即周為太后養地之應也。索隱既以此應為原，以封范。唯者為臨晉。應鄉，秦封范。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

秦與天下俱罷——天下ノ國が疲レテ居ルト同シヤリニ秦モ疲レントノ意。

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不攻周，猶言可無攻周也。實謂土地人民聲名也。言於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弊，罷也。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罷音疲。○俱同也。言秦攻周而疲，與天下之疲者同，則威令不縱橫行於周矣。

〔考異〕

王之國計，坊本作國之計。○備置令不橫行乎周矣。高云：橫行，東行。案東西為橫。鮑云：無畏忌非。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

他徒多反。宛於袁反。○宮他，周臣。殺不熟。魏攻蔡，不得救。鄭故韓滅之。

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

鄭故韓滅之。

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

齊閔王策。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陳未詳。恃何國。按史記：邾莒皆楚滅之。而此曰亡於齊。若作楚，與下句

孰是。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

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援于眷反。○言國不毀傷也。

〔考異〕

攻蔡，坊本作攻秦。

凡十八章

戰國策正解卷一終

戰國策正解卷二

東周

說見西周。○補敬王四年王子朝出奔楚而其餘黨猶潛伏王城王憂之請晉城成周以徙詳見於昭二十三年及三十二年左傳成周之下都在王城之東自周室分治稱王城為西周稱成周為東周而敬王以下十五王皆居東周故高誘本以東周為首鮑彪眩於王城之名以西周為正統所在改以西周居首乃大謬也今從高本

惠王 凡二十 六章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夫音扶。下同。說音悅。將子匠反。○陳臣思。即田臣思也。田氏本出陳。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

補正本ハ高本ニ從ヒテ
東周ヲ卷首トス、今正
解ノ編次ニ從ヒ其說ヲ
章末ニ載ス、故ニ各章
ノ順序モ、原本ト同シ
カラザル所アリ。

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問其路所從出

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寄託也

徑猶言假道也。暉臺，臺名。地形訓東方曰大。少海，注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

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葉舒涉反。葉楚縣名。

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醢盃醬甄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灘然可至於齊者。為于偽反。下同。耳字疑衍。灘然，流通無壅塞之貌。甘泉賦：灘乎滲灑。

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

醢盃醬甄——醢ハ醋ナリ、醬ハ醬油ナリ、甄モ壺ナリ、此句大意ハ、鼎ハ醋ヲ醬油ノ壺ノ如ク、手ニブラサゲテ行クヲケニナラズ、又鳥ヤ烏ヤ兎ヤ馬ノ如ク、自分テ飛ンダリ走ンタリシテ、行クヲケニモナラズトノ意。耳ハ衍文。

憂之。被皮寄反。稱尺證反。士甲士卒步卒謂警衛者師徒即輓鼎者也。鮑彪曰：被具士卒所服用具稱此者備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人。

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數色角反。

〔考異〕

坊本畫作畫實作寶。王大下無說字。塗並作涂。少作沙。竊為下無大字。醢盃得九鼎。凡一鼎而曾本作凡得九鼎。而鼎坊本器械作械。竊作切。來下無者字。○字下屬為句。失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周本紀：秦攻周。在王赧四十五年之後。五十八年之前。是時魏既踰河南。侵衛。獨有濮陽。楚徙都於陳。取徐州。又與齊魏滅宋。魯雖未滅。侵削已甚。又數年。楚人取之。則當時自周至齊。不北由魏地。必南入楚境。故顏率以此沮之。鮑謂楚非適齊之途。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因引洪邁為好事者飾之。蓋以梁為河北。以楚為荆州。而不知其境至徐豫也。○夫鼎者。非效醢盃醬甄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灘然止於齊者。鮑本醢盃倒非也。耳盃甄耳也。鼎有耳。盃甄亦有耳。必言耳者。為下文提挈之地也。行者自息曰止。四者皆能自行。故云止於齊。本或作可至。非。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宜陽陽

韓邑。趙累。周君。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

猶無與耳——猶ノ下ニ欲ノ字アル心持ニテ讀ムベシ。

削迹ハ足迹ナリ、削迹トハ追ヒ出スルヲ云フ。

【離題】背疑當作待、援疑當作拔。

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數色主反。○材士。士之有材武者景

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且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羈旅。寓也。謂非世臣也。言甘茂非世臣有功。則當爲相。無功則不得留。秦王不聽衆議而攻宜陽。不拔恥之。故曰拔也。

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爲寡爲己之爲于僞反。背音佩。援于春反。盡津忍反。○執珪。楚爵。道應訓注。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珪。比附庸之君。柱國。楚卿。慕猶願也。盡其寶。謂盡其寶也。穆文熙曰。秦韓相拒。權在景翠。翠有秦私。故宜陽可拔。趙累之辭。蓋以利害動之。而堅其救韓之心也。恐謂以上累之設辭。以下記者之言。

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煮棗。秦邑。城即煮棗城也。荷恩爲德。謂使東周荷恩也。王應麟曰。宜陽。韓邑也。周曷爲謀之。剝膚也。宜陽舉而周隨之矣。

〔考異〕

趙累坊本作周累焉矣。曾本作耳。○關。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乘其弊也。背字援字。精妙入神。吳師道欲秦下補一秦字。改援爲拔。所謂點銀爲鉛矣。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爲于僞反。盡津忍反。○言按兵勿出。則可使東周荷其恩。西周欲韓出兵。故可盡致其寶矣。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爲己援。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令力呈反。爲于僞反。下同。○之指楚韓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

西周弱矣。趣音促。○楚韓德東周。則必不爲西周之用矣。故西周弱也。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爲謂種之。蘇子謂東周君曰。

二端ハ二心ノ意、誠意ニアラザルヲ云フ。

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復扶又反，令力呈反，仰魚向反。

〔考異〕

坊本無遂下水三字。○補西周君曰善遂下水本或脫遂下水三字。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

令力呈反，下同。相息亮反，下同。○韓策楚

昭獻相韓將不之將恐衍。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向舒亮反，葉舒涉反。○陳向葉皆位在相下。○補相國將不欲不欲足

將入衍文。

聽ハ許容ノ意、地ヲ得ルヲ妨グザルヲ云フ。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厲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於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之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烏路反。厲烏滅於點二反。令並力呈反。塞先代反。重使之使所吏反。強其良反。○鮑彪曰：絕橫渡塞障也。為垣壘以遮止鄰國往來。恐謂辭而之。而讀曰能。易屯卦釋文。鄭氏讀而曰能。

〔考異〕

歷一本作厭。信於之於。諸本作東。今從一本。

楚攻雍氏。周赧秦韓。楚王怒周。周君患之。雍氏韓邑。赧糧也。時秦救韓。故周以糧餉二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為于僞反。恐並丘勇反。

〔考異〕

周君諸本作周之君。今從一本。

吏產子ハ更賛君ノ誤。
【難題】吏產子全然不通、蓋是譌舛。
因最之事——最カ爲ス所ニ從ウテモノ意。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必怒合於齊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爲于僞反令力呈反○君指秦也王周王也聽許也

以地謂割地也故特也吏產子疑當作更賛君賛助也如魏景閔王策王以國贊嫪毐之贊按上下最與齊善者蓋最本欲以地合於齊恐王不聽故先許以地合於二國試之也厲乃謂秦曰君不如令王許最割地合於二國特必怒最而君若欲因最之事則以地合於齊齊與楚善是君以合齊之故齊與楚更賛君

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言秦因最割地轉以地合齊則合齊者秦也割地者最也齊王必善二人矣此厲爲最游說也

【考異】

一本秦作子注云元作秦會本無故字一本怒作恐以合作全以○謂是楚吏產子謂相與久居官吳依劉說欲改吏爲更若不合齊蘇秦與強楚皆不能產子邪可謂妄矣因最之事謂因用最策言蘇秦既欲合齊則雖因用最策楚必以合齊善秦周王必以割地疏最猶不失爲良策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相息亮反下兼相同敗三之敗必邁反下敗三同○趙使仇赫相宋事見趙武靈王策三國韓魏齊也言三國將與趙宋合於山東諸侯以孤秦也此一節言三國不敗則赫將合於三國也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

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與下疑脫趙字言秦與趙宋敗三國也此一節言三國敗則赫將合於秦也則賣趙

合ハ合ノ誤。

宋於三國謂因三國成敗或賣於秦或賣於三國也此句結上文兩節之意言赫無信也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令力呈反視示通離力智反○合周之合當作令兼相韓魏也秦趙之相賣乃最所以賣秦趙也

【考異】

一本赫作郝坊本則賣下無趙字○謂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閱齊偃云則賣上以常調論當有不然字今不用而則字徑下絕勁隋案仇赫蓋趙人故上文趙宋並言此言與宋者趙與宋也唯赫趙人故省趙字耳鮑云應秦非也則賣上當有固字蒙上不固省文合於東方以孤秦趙賣秦也不應趙宋秦賣趙宋也故下文云欲秦趙之相賣乎鮑刪趙字非是賣者背人以利己猶市人賣物以羅利故曰賣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爲于僞反難乃且反○勁之謂勁趙以兵使之與齊戰也先合於齊謂秦先趙合於齊也爭齊謂爭合於齊也無人謂無爲魏收齊之人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去疑當作令與與國即謂齊也以用也言當秦趙爭齊之時不令最收合與國而以用兵爲急而伐齊無因他事而立功之謀也最善齊者蓋時在魏不欲魏伐齊故客爲最游說也

去ハ合ノ誤。
無因事也——他人ノ力ヲ借ラズ、獨シテ功ヲ成スコト。

〔考異〕

坊本以兵之急作以兵急之下更有急之二字章末之也作矣。○〔補〕秦趙爭齊閔齊併云。勁趙謂之陰勁則齊因秦所欲合也故云爭齊爭合於齊也。衡謂此策未見秦欲合齊之意今案秦欲使趙攻齊趙欲合齊其所爭係齊國之事故言爭齊耳。○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矣去猶行也以兵之急則伐齊預爲他日言之言王今不使周最行齊以收之及齊有兵革之急則伐之他日欲合齊無可因之事實鮑本之急改急之又疊之妄甚。

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言魏王以國與最俱最之義以伐齊

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

修虛信爲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

可。輕遣政反行下孟反。○薛公田文時亦相魏薛其故邑故曰故主關君長曰羣恐君字訛言最今相魏而不失信於齊是虛信也而自爲盛美之行明君臣之道以爲據故主

王之義不同魏合於秦以伐齊也。思謂最本仕齊故曰據故主此產亦當作贊言贊齊也。

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

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

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

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爲王爲救之爲于僞反。○奴疑怒關畫言最爲魏入齊合交天下畏魏不能伐齊若天下怒魏合齊而伐魏最帥齊兵以救之天下無伐魏王遂與齊伐之且臣與魏伐齊爲齊所怒若爲王之交於天下之累不可王使臣入齊其賜厚矣臣入齊則無爲齊所怒之患王亦無齊之累也

虛信——以下ノ句ハ薛公ノ爲ニ義理ヲ立テテ齊ヲ伐タザルヲ云フ。羣ハ君ノ誤。産ハ贊ノ誤。〔離題〕産疑衍文。

奴ハ怒ノ誤。齊之累——齊ヨリ伐タル心配ノコト。

〔考異〕

高本連前章坊本無者字且臣作且秦。○〔補〕薛公故主輕忘其薛言齊者薛公故主之國也。不言齊者蒙上伐齊之齊省文。○〔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產以忿強秦羣當爲君聲之誤也與預也不預聞伐齊之議言田文封於薛其恩渥矣猶忘故主之恩欲與秦伐齊而最獨明君臣之道據故主之義不從伐齊之議生以強秦怒之禍不可。○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有變謂諸侯伐魏言天下共伐齊不能傷之因以不和或有伐魏者臣請勸齊爲王救之也伐之伐齊也故曰遂鮑以爲伐秦遂字不可通最嘗仕齊故云爲齊奴也言天下方惡齊而臣嘗仕齊若在魏天下必以臣故并惡王是臣連累王之交於天下也不如使臣速入於齊此策救周最避秦禍故使之專說魏利如舊說仍利齊擯秦與上節何分鮑本下臣作秦非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

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

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謹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直朝

遙反復扶又反予音與。○謹責罪也。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

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盡津忍反。○關君長曰宜察其所賂遺之人。譬之如張羅者張

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

羅ハ鳥ヲ捉ル網ノコト。

無可以求——效果ノ求ムベキ者ナキヲ云フ。

不ハ之ノ誤。

秦之輕重——秦ガ周ノ相ヲ輕遇スルカ、重遇スルカ分ラヌノ意。情ハ事實ナリ。

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

鮑彪曰：多鳥處有觸羅者，傍鳥必覺，覺則羣驚而去矣。

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

關君長曰：大人蓋謂用事貴臣，應多鳥處，小人蓋謂無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謂固能得其所欲矣。穆文熙曰：有鳥無鳥之處，易見而且爲大人者，難識。故必有杜赫之論，而後景翠可重。

〔考異〕

坊本者張下有之字。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

隘乙革反，令力呈反。相息亮反。下同。

○三國韓魏齊也。隘猶距也。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

爲于僞反，處昌呂反。○處處置謂其所爲也。取秦謂取交於秦也。

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好周亦既取交於齊，今又取秦，是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考異〕

坊本無一重公二字。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

他徒多反，下同。盡津忍反。予音與。○鮑彪曰：輸言委以告之。

馮睢使人操金與書，閒遺昌他。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操七刀反。閒紀莧反。遺唯季反。令力呈反。○閒遺謂伺其閒隙以遺之。曰告止身死。書中語也。候偵候之吏也。穆文熙曰：馮睢之遺書昌他，乃兵法之因其敵閒而用之者也。其告候者，蓋令吾閒以告彼閒者也。均之謂反閒而傾危甚矣。

〔考異〕

坊本昌作宮，睢作睢，睢使閒有且字。高本疊亡來二字。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爲公畫陰計。昭翦曰：何也。曰：西

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

周也，以惡之於王也。

爲于僞反，令力呈反。○王，楚王也。言宣言東周殺翦以令東周與楚惡也。

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遠和東周鮑彪曰窮西善窮則楚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窮窮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

〔考異〕

一本嘗作常

周最謂呂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令力呈反下同相息亮反處昌呂反○呂禮秦將也鮑彪曰秦攻齊以齊事秦則必無事之可處禮使之也齊欲免攻故可使之相禮關君長曰處處置也蓋言子惟置矣愚謂無處謂身安也

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關君長曰天下制於子猶言是子制於天下也言禮相齊令最居魏以共事秦則禮制於天下也

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考異〕

坊本處作慮○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處猶制也言子權重齊人必無能制子者矣互詳於下齊聽祝弗章鮑改處為慮非也此章以下鮑又改定舊次或移入他策雖有得者失亦不少諸策皆然要之非疑以傳疑之法也今一依高本

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相息亮反○言齊逐最相禮者欲因禮以取秦之交也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齊秦必輕

君言弗與禮有二國之重而必輕文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

後行且反齊王之信以禁天下之率趨音促行戶剛反○急北兵謂急也後行謂後軍也最怨齊逐已故收之以為後軍也此言伐齊以敗齊秦之合反背也率從也言秦伐齊背齊之約信二國不合則天下不從齊也齊無秦天

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為其國史記作齊無秦則天下集齊祝弗必走吳禮者齊聽弗而相禮弗走禮不待言矣愚謂此言齊無秦則天下之兵皆集齊弗禮必走齊王無與為其國必重文也

〔考異〕

高本連石行秦章劉本題起謂字乃同坊本高本公作君坊本以禁之以作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有周孟嘗君傳作有用率作變果作集蓋史遷所據本如此今本形近之譌耳後行傳作厚行厚后通蓋厚假借作后遂譌為後耳以秦魏傳作以和秦魏亦是也趨赴也信猶約也天下之變謂天下相與擯齊言弗與禮有用齊秦必輕田文不如急北齊兵赴趙助之以和秦魏又收錄周最以為厚其行且反齊王之信約以疏秦又禁天下使

齊聽祝弗外周最逐之出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

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相息亮反○言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之交得天下之交則不能存齊夫秦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夫音扶○趙齊深之深恐衍

立合ノ誤。
【離題】之當作以、而
上脫齊。

伐己故急起兵以示伐齊於秦也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處
呂反○之疑合誤言秦以趙攻齊與合齊伐趙其
實秦之利理同必不安處矣言必與趙伐齊也
關君長曰齊用弗之
不利即天下之通理

【考異】

高本連謂薛公章劉本題起齊字乃同坊本關君長曰三章事同文異似不
可連○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秦得句謂秦得齊交
也言秦得齊交天下疾之其伐齊必深矣下文天下之理也覆此句若為秦得天下
下文天下之理不可通齊合與秦合也鮑補秦字蛇添足矣○秦以趙攻與之齊伐
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攻齊也亦省文之適也猶言與處猶制也言秦
以趙攻齊與與齊伐趙其事雖異其理實同必不制趙急兵以攻齊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
謂周君曰客者辨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相息亮反見賢逼反令力

呈反好呼報反○關君長曰定十年左傳有邱工師駟赤注云掌工
匠之官此工師籍蓋官氏也愚按楚策有工陳籍或是人也說見彼

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相息亮反

下同說音悅○鮑彪曰史書東周略甚豈惠公後有此君邪不然則惠公別
稱也鴻烈道應訓亦稱周昭文君愚謂閔閔憂也言憂國人不說相呂倉也 謂周文

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

無忠臣——八字衍文。

【離題】家嫁之本字、三
歸以婦與姪姊為三、
諸侯之禮也。

春秋ハ孔子ノ春秋ヲ云
フ。

【離題】百宮作十。

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
罕而善君令力呈反○事見襄十七年左傳無忠止之也八字疑他策錯簡齊桓
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
桓公非自傷於民也閭里門也宮中作市者七處市各有閭皆使女子居春
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
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強增積如山數色主反見譽之譽音餘○衆庶所
得譽之害也 周君遂不免卒相
二句蓋古語

【考異】

高本上免下有士字如山作成山坊本七市作女市○齊桓公宮中七
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之非自傷於民也宮
中置七市便婦人也二十五家曰閭七百為一萬七千五百家過多七百蓋婦人居
閭者之數非閭數也諸侯一娶九女一為適夫人二國媵之各有姪姊管仲傲之娶
於三家故云為三歸之家論語曰管氏有三歸即此事也非字句傷
毀也鮑改七為女非○故衆庶成強增積成山鮑本下成作如非

溫人之周周不納問曰客邪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
吏因囚之邪以嗟反○溫邑時屬西周周並謂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

普天——詩經ニハ溥天ニ作ル、溥ハ大ナリ、大ナル天ノ下ト云フコト。率土——率ハ循ナリ、土ノ水ニ沿ヘル以內ニ居ル人ト云フコト。【離題】是時王在東周、故其言如此、天子指周王也、王若在西周者、則此宜作西周策。

子ハ與ノ誤。韓ハ趙ノ誤。合於秦ハ合於趙ノ誤。

東ハ西ノ誤。

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考異〕

諸本作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今從一本。○補注：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姚宏曰：一本客邪對曰：韓非子文與一本同。案客字句，當時周法不納之云，即對也。古文健勁如此。一本非，溫在河內，時屬魏。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

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

為于偽反，難乃且反。虛，墟同。○金投，趙臣也。疑天下，謂以最之齊，疑周齊與天下合而謀已也。按為周最謂魏王章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據是，則子當作與韓當作趙，合於秦當作合於齊，虛謂國亡而為墟也。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長丁丈反。○上黨，長子皆韓地。關君長曰：蓋齊與韓魏相攻，秦救齊，趙從救齊，因此佐秦而伐二國。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為之東，則有合矣。公東之東，當作西。秦在西安，得曰：東謂以佐秦，故得寶也。言趙因是勢，徐為東交於齊，則齊趙有合矣。鮑彪曰：最時在齊，慮有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考異〕 坊本恐齊下無韓字。○補注：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曾本集賢本，子作予是也。予讀為與，與猶和也。秦人以齊故疑天下，而齊又知趙之難，和故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時韓與齊和，故云齊韓之合。下文不云韓者，所重在齊也。鮑依下文刪韓字，非。○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東字不可通，當為西字之誤也。鮑改以因為以困是也。其韓字句，魏字下屬為句，則失之。取地於韓，魏即上文佐秦而伐韓魏，不宜割裂分屬二句。蓋原疊韓魏二字，而今本脫之耳。

合ハ合ノ誤。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吳師道曰：負，恃也。令字疑合，關君長曰：收合，封厚也。謂秦且合齊而厚其力，使無多割地於趙，而與天下戰也。蓋最設秦為齊之辭，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吳師道曰：趙恃合於秦，以與齊戰，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土，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覆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盡津忍反。○上黨，韓地。大原，魏地。西土，韓魏之西地也。國趙，身謂投也。言覆趙國，危其身。是計何之道也。謂恃秦與齊戰之甚不可也。

〔考異〕

高本連前章，土作止。覆作復。錢本劉本令作全。錢本西作而。○補注：公負令，秦負鮑訓失。吳訓恃，吳是也。令，錢本劉本作全。全秦猶言大秦。吳謂令字疑合，亦通。吳釋下文不勝為趙不勝是也。凡鮑吳異說，大抵吳是而鮑非。後不復出。○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西土，秦之有已。西，錢本一作而。止字句是也。鮑本作西，因改。

止爲士非也。

石行秦謂太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辨智之士。
行戶郎反。王子况反。○鮑彪曰。太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衛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爲之。此蓋起也。愚謂良梁音同而誤也。關君長曰。蓋辨士將敗伯王之名。宜拒絕其說而不聽。故曰備也。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辨智之士爲君爭於秦。令力爲于僞反。○關君長曰。客既教秦備辨士。則爭不能得焉。秦必成伯王之名矣。蓋石爲秦欺周君也。愚謂石爲秦謀。既教秦備辨士。又教周君令辨士爭。是激而成之也。

〔考異〕

高本此下連謂薛公及齊聽祝弗二章坊本各見于前。今姑從之。劉本石行秦作右行楚。

凡二十六章

戰國策正解卷二終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

秦上

孝公

凡一章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

相息亮反。○鞅衛之庶孽。

公子公孫氏。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

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其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

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法服之耳。

至猶大也。

墨涅其類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

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

高誘曰。傳猶禪也。

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

頃。商君告歸。

蒞臨也。有頃。言未久也。關君長曰。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又有予告。蓋始

見于此。

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

黥ハ入レ墨ノ刑。劓ハ鼻ヲ斬ル刑。

告歸ハ暇ヲ乞ヒテ家ニ歸ルコトニテ、辭職ニモ用フレドモ、一時ノ休暇ニモ用フ。

歸還ハ休暇ノ期日終リ
都ニ還リタルコト。
車裂ハ刑ノ名ナリ、兩
足ヲ別レニ牛車ニ縛リ
牛ガ走レバ下腹ヨリ兩
分スルヤウニシタリト
アリ。

【離題】秦地及所屬、皆
廣狹有レ時、而無一定
之規、亦不當守守守
張之辭、以算地域也。
連橫——秦ノ地ハ東西
ニ長キ故ニ秦ヲ横ト云
フ、連橫トハ六國ヲ秦
ニ連屬セシムルヲ云
フ。

【離題】貉夷種之名、或
與貉同耳、非貉。
奮擊ハ兵隊ノ名、精銳
ヲ以テ名アル秦兵ナ
リ。

文章ハ禮樂法度等ノ文
治ヲ云フ。

轂車ハ軸ノ外ニ出デタ
ル者ヲ云フ。

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
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
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說始銳反。更音庚。夫音扶。○刑其師傅。故
曰仇讎。鞅恐誅亡之。魏人不受。故還秦
而惠王車裂之也。

【考異】

一本八上
有十字。

○惠文君

凡十
四章

蘇秦始將連橫。秦本意在用秦。合從自是第二義。用秦易。而用六國難也。說秦
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
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
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
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說始

銳反。下除說不大說。餘皆同。乘繩證反。下同。蓄積同。積子賜反。騎奇寄反。下同。并併同。下同。
○巴蜀。漢中。代。巫山。黔中。皆郡名。胡。國。貉。以爲裘。貉馬。充於軍國之用。限。阻也。殽。二郟。函。
所藏。天府。謂非人力也。奏。進也。效。驗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
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
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
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林西仲曰。文章。謂行使往來詞命。誅罰。即誅伐。文章不成。
無以爲兵名。故不可使民。驅之出戰也。恩深方可資人死
力。恩謂煩勞也。政教。逆人心。將令不行。故不可勞大臣於外。儼然。於莊貌。庭教。之謂來
庭教之。以異日。謂以他日承教。林西仲曰。併吞稱帝之效。尙在有待。厭而婉拒之也。蘇
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
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
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
乎。
共音恭。夏古雅反。惡音烏。○補遂。三苗。崇。皆國名。涿鹿。地名。孔安國曰。九
黎。君號蚩尤。驩兜。臣名。共工。官稱。愚謂此言帝王賢君。皆以戰伐成功也。古者使
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
使所吏反。從子容反。
下約從同。吳師道曰。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然。橫黃。態替。濁樞。玉反。聊。留。服。蒲
北反。信新。兵濱。滂反。○轂擊馳。謂行使之多也。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泛言諸侯約信。連結。此

五帝——黃帝、顓頊、
帝嚳、堯、舜、禹、
五帝ト云フ、五帝ニツ
イテハ外ニ説アレドモ
姑ク史記ニ從フ。
三王——夏禹、殷湯、
周ノ文武。
五霸——白虎通ニ齊
桓、晉文、秦穆、宋襄、楚
莊ヲ五霸ト稱シアリ、
又丁公著ノ説ニ、夏ノ
昆吾、殷ノ大彭、豷章、
周ノ齊桓、晉文トアリ。

羸膝ハ脚腫ヲマトフコ
ト。

嫪ハ嫂ト同ジ。

叔ハ弟ナリ。

太公陰符——太公望ノ
兵法書ナリ。
【難題】摩在ニ揣度之後、
如手撫之、既知ニ彼之
情、而能以ニ吾言、動搖
上下之也、或揚而奮之、
之、或抑而激之、皆誘
導入ニ予吾之彙中、所謂
摩也。
簡練以爲揣摩——兵法
書ノ中ノ適當ト思フモ
ノヲ、更ニ精熟シテ、

言古昔無事之日。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勝音升。

猶且文武兼用也。諸侯亂惑。文士飾說。天下事煩也。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

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既盡稠多濁亂也。不足謂恆產匱乏也。聊賴也。喪亂弘多。故上下相窮愁。民無所聊賴也。林西仲曰。

章程適以叢姦案牘徒以。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

林西仲曰。章理。以言闡出道理。偉服。儒者盛服。如縫掖之類。此言文章徒足以致亂。關君長曰。辨言。辨察之言也。繁稱文辭。天下不治。

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治直吏反。下於治同。○林西仲曰。此言以文章約結。

天下必。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高誘曰。死士。敢死之士。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勝功於戰場也。關君長曰。此言當廢文章任武事。以戰勝立功。

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

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

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夫音扶。下同。處昌呂反。常音通。○方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

言矜謂之杖。撞。手搗也。

元臣諸侯。非兵不可。元長也。首也。人萬物之長。故呼人為元。元猶人人也。今之嗣主。忽於至

道。皆悞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

之王。固不能行也。林西仲曰。至道。要術也。暗指用兵言。通段止言當用兵。說秦王書。十上而說

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膝履

躄。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

紆。嫪不爲炊。父母不與言。上時掌反。爲于僞反。○紹鼠屬。大而黃黑。羸。羸。通。纏繞也。束脛。邪幅也。躄。屬通。草履也。黧。黑色。

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嫪不以我爲叔。父母不

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喟。太息也。林西仲曰。以。未嘗學問。取困自責。乃夜發書。陳篋

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數色主反。○乃夜。猶即夜。

謂至家之夜也。陰符。太公兵法。林西仲曰。史云。出其書。遍觀之。則數十篋俱閱過。不是空陳

也。簡之使精練之使熟。揣量度。摩研究。以我所學之精熟者。揣摩時務之切。而用之。世主之

情而中之。此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

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哉。刺七跡反。相息亮反。下同。○林西仲曰。倦而自罰。亦

之今ノ事ニ適用スル
ヤウニスルヲ揣摩ト云
フ。
金玉錦繡——計策ノ善
美ナルモノヲ喻ヘテ云
ヘルナリ。
【離題】摩燕烏集闕五
字、蓋衍文。
燕烏集闕——書名ナル
ベシ。

受相——蘇秦ガ趙ノ
相印ヲ受ケタルナリ。

榎ハ榎ト同ジ。

【離題】古廟以人居而
言、不添「宗字」者多
非「鬼室」、後世所謂朝
堂即廟矣。
榎ハ車軸ノ先ノ車、輪
外ニ出テタル物ヲ榎ト
云フ、車ノコトニ用ヒ
タルナリ。

桑戸ハ桑ノ枝ヲ編ミテ
作レル門扉ナルベシ。
榎ハ木ノ枝ヲ丸クシ
テ、榎ノ代用トシタル
モノ。

季子ハ叔モ季モ弟ノコ
トナレバ、弟ヲ少シク尊
ビテ、季子ト云ヘルナ
ラン。

勢位富厚云々——世ニ
立チテ居ルニハ、位置
金錢モ粗末ニ思フコト
ハ出来ナイトノ意。

引說秦不合爲戒懲。昔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林西

前此說術之疎也。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

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

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

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抵抵通諸氏反大說音悅純徒本反○燕烏集闕未

也華華麗也抵掌而談謂以掌指畫而談也武安趙邑純束也此約從謂合六國

親而擯秦吳師道曰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林西仲曰散橫之效

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

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

諸侯相親賢於兄弟林西仲曰約從之效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

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

境之外式用也言服從天下用於政而不用於勇用畫於廊廟之內而不用兵於當

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

而服使趙太重炫熿光耀也林西仲曰當秦強趙弱之日公然馳幣約結且夫

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廷

說諸侯之士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鮑彪曰掘門鑿垣爲門樞

屈木孟也軾車前橫木林西仲曰搏仰也

銜馬勒也此又極寫其難發跡處能發跡

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

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嫪

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嫪何前倨而後卑也嫪曰

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伏音匍○洛陽秦故鄉宮居室古通謂之宮郊迎者父

伏地也司馬貞曰嫪呼

小叔爲季子未必字也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

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穆文熙曰方惠王之

吞之志而蘇秦即以此說之宜其說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於和故爲之連衡六國

范睢知秦厭內亂故爲之驅逐四貴凡以中其欲耳比秦之揣摩成而六國之厭苦秦兵者

即響然爲之合從矣

〔考異〕

高本敵皆作弊坊本羸作羸高本棬作捲坊本廷作庭士作主仇上無能字
傾作側季子下無之字○關(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謂禮樂禮樂

不與則刑罰不中故云不可以誅罰戰國之君疑不能言禮樂故高誘以文章為旌
旗鮑彪以為法令不知惠王引古語以拒蘇秦非謂自能為之也○是故兵勝於外
義強於內義猶使也所欲為必果故云強○贏騰贏纏繞也騰行騰所謂幅也詩云
邪幅在下○簡練以為揣摩揣摩度也摩切也揣摩彼情以言摩切之也○勢位富貴
蓋可忽乎哉蓋
盡通蓋何也

欺ハ欺慢ノ欺ニテ侮ト
同シ

【難題】武安子起、非常
時之語、武安君別人亦
可、至更三名起、則必
無之事、起屬下文、亦
不可讀。
起ハ起ノ誤。
客卿ハ外國人ニテ秦ノ
相タルモノヲ客卿ト云
フ、李斯ナドモコレナ
リ、張儀ハ魏人ナリ。

上洛ハ地名。

【難題】敗於南陽之
於字、當作之。

合於秦ハ秦ハ齊ノ誤。
【難題】與楚之楚、疑當
作齊。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

之君從以欺秦從子容反○欺與楚懷王策是欺趙固負其衆故先

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止

於樓亦明矣關君長曰連列也鷄善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

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吳師道曰下止言武安子蓋起字屬下文愚謂起疑當作

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

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夫音扶墮許規反使諸之使所吏反

云武安子必別一人李牧亦封武安君如此名不一且張儀死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
取時不相及愚按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諸侯來者其位為卿而以客禮待之也見通鑑注

【考異】

坊本東山作山東幣上有其字○
蘇秦欺寡人欺慢也下從以欺秦同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使秦不助楚魏戰勝

楚敗於南陽秦賂於魏魏不與敗必邁反○高誘曰南陽陘山所在愚謂賂賂地即上洛也管

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

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

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

矣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背音佩○

財幣也多資謝楚之德也絕謂絕魏通秦之道而不救也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

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恐丘勇反○揚言猶宣言也效致也

【考異】

坊本王以下無魏
字絕作攻效作効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楚怒使所吏反從才用反○楚王怒鯉遇

魏也楚懷王策所謂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是也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

而合於秦是以鯉與之遇也令力呈反○與楚遇見上章於秦之秦當作齊楚策所謂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

周秦ハ周最ノ誤。

齊於楚也。是也將絕齊於楚。是以鯉與魏遇。使齊疑之也。楚策所謂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是也。 **敝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 善之謂秦於與鯉遇。魏時善待鯉也。言齊既疑楚使與於遇。又見秦善待楚使。故不合於秦也。 **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秦當作最。謂楚王德周最。能解說鯉與魏遇之意也。

〔考異〕 高本連前章。令作合。謂作爲。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 市買也。不如鯉者。必不爲楚而爲秦。故曰便計。 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說始銳反。來使之使所吏反。

昆弟ハ兄弟ト同ツ、當時同盟ノ國ヲ兄弟ノ國ト云フ。

西河之外、魏ハ西方ニ黃河ヲ隔テ秦ト境セルガ、秦ニ屬セル黃河一帯ノ地ヲ河外ト云フ、此時魏ガ其ノ地ヲ取リテ居タルナリ。

田辛之ハ人名。郭君ハ郭虞ノ誤。

美女破舌——美女ハ、善人ノ言モ惡シキヤウニ言ウテ、人ヲ惑ハスヲ以テ、舌ヲ破ルト云フナリ。美男破老——男色ノコトナリ、美男子ハ老成

〔考異〕

高本連前章。坊本不聽上。無王字。交下無諸侯字。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 復扶又反。取之。謂自取河外也。 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敝。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 乘繩證反。罷音疲。恐丘勇反。皮氏本魏地也。名衍。姓公孫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吳師道曰。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摻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二說未詳孰是。威王二字疑注文。

〔考異〕

錢本劉本共聽作德。○聞恐畏秦。恐字句。恐天下乘其弊也。而尤畏難秦。故又云。畏秦。

田辛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 爲于僞反。說始銳反。郭號同。○君疑 夫晉獻公欲代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

人ノ言モ破リテ、君ニ用ヒシメザルヲ云フ。

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虜。遂取之。夫音扶遺于季反。○破。壞。其事。舌指諫臣。老。成人。今秦自以爲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心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自以爲王。謂秦富強自視以爲真王也。橫門君。秦將。鮑彪曰。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文。穆。熙曰。破。舌破老。二語甚奇。故秦王聽之。而不信張儀。乃上兵伐謀之意也。

〔考異〕

坊本辛作華。害王下諸本有者字。今從一本。○田莘之爲陳軫說秦王。鮑本莘作華。未詳孰是。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秦楚之閒。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爲于僞反。○聽猶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也。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

馳往來ノ意。

僕妾云々——善其ナレ者ハ人ガ皆之ヲ得ント欲スルヲ云フ、郷曲ハ其ノ村内ノ意、曲ハ邑ト同ジ、出婦ハ離別セラレタル婦人ナリ。

安敢之楚——楚王ハ軫ヲ信ズルヲ以テ此ク云ヘルナリ。

順王與儀之策——王ト張儀トノ考次第デ、臣ガ楚ニ之クカ否カハ明ニナリマセウ。

欲以爲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郷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孝己。殷高宗子。伍子胥。吳王夫差臣。下章錯簡。當在此下。

〔考異〕

高本連前章章末有也字。坊本秦楚作陳楚。今楚作今。遂之也。諸本作之。曰。今從一本。○陳軫馳楚秦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鮑本楚作陳。改下

楚爲遂。皆非。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復扶又反。○即猶若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爲于僞反。下其爲同。○約。纏束也。約車。猶言駕車也。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故特也。策謂其所籌度。臣之楚。猶臣於楚也。謂爲楚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少者。少者

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長丈反少詩照反和戶臥反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王王必不畱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不否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辨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爲臣乎軫爲忠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夫音扶○軫出至此疑當

在前章末蓋錯簡也

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穆文熙曰順王與儀之策一言即令人洒然何用多兩妻之談以文爲戲愈見高手

【考異】

坊本無子言之言且安作宜安無曰取之曰無爲我之我楚王王作楚楚王一本與不作與否坊本信矣作信也無言也之也欲爲臣乎高本臣作忠會本無欲字坊本無四字尙見棄會本無尙字坊本尙上有忠字尙作且○請爲子車約約馬於車也鮑改作約車非○子非楚且安之也且將也鮑改爲宜非○明臣之楚與不也之適也謂心適楚東周策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亦與此之同○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鮑本脫下我字○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鮑本矣作也無也字非

【離題】獲疑衍

文繡千匹——美シイ
反。イノシテアル反物二千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復扶又反過音戈○義渠西羌也高誘曰言義渠君道里長遠不能復得相見也請告事之情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燔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使所吏反○中國謂山東諸侯無事有事謂攻伐之事燒燔謂放火而侵掠爲若也呂子爲我死王別封汝輕使謂其行疾令教也是衍欲使義渠不援秦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

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

〔考異〕

高本遺義渠君下有者字。○渠僻處於西戎其地必險燒燔山谷始可通兵馬故言燒燔耳。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

錯七各反又七故反。○按史記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

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

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敵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

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

三川塞轅轅緜氏之口當屯雷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

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

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

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塞先北反屯音純王業之王于泥反下去王欲王皆韓地絕臨攻三國各當韓一面也誅討也楚魏無韓

益近秦故可侵其地圖籍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

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

夫音扶下

戎狄之長ノ長ハ倫ノ誤、倫ハ類ト同シ。

爭名者云々一 名譽ヲ爭フニハ、朝廷ニ仕ヘテ官吏トナルヲヨシトシ、利益ヲ爭フニハ市ヲヨシトス。

同長丁丈反下同。○長史記作倫是也。此恐涉下文而誤名伯王之名。

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

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

遠矣。○朝並直遙反。○按史記通鑑皆市朝作。○朝市可從矣。說見齊威王策顧猶反也。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

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

○易反。○三資謂廣地富民博德也。隨謂不待爭而自至也。地小民貧資猶不備故擇易而行。

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

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

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

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

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辟譬通盡津忍。○今攻

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

天下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

劫天子ハ衍文。

齊韓ノ齊字衍文。

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區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并併同。一劫天子三字及齊韓之齊恐衍文不義之名即惡名也。

言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攻之周。則不獨不利而危矣。謂白也。解謂免秦兵也。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卒子律反。更音庚。相息亮反。屬音燭。穆文熙曰：周雖微弱。名器猶存。張儀乃教秦兵臨二郊。誅周王之罪。何其無人心。如此乎。司馬錯之論既遇暴亂。又致富強。可謂正大。

〔考異〕

坊本周王作周主。錢本王業作不世之業。坊本敵兵作敵名。纂貧作窮。坊本西海作四海。一本正作止。史記同。諸本無危下矣。一本有史記新序同。今從之。史記蜀主作蜀王。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曲沃地名。患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 張儀

方懼之權。悅ナリ、和親ノ意。

不得事令ノ令ハ大王ノ誤。商於ハ地名、張儀ノ采地ナリ。

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說音悅下。大說同。○令疑大王二字。誤合而為令也。為王役。謂為楚役使。德於秦。謂為秦絕齊。 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

不穀——穀ハ善ナリ、不善トハ諸侯ノ謙辭ニシテ寡人ト同シ、楚君ガ多ク用フルニ似タリ。

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朝直遙反。下同。後見之見賢通反。夫秦之夫音扶。○惋駭恨也。弭止也。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使所吏反。下使齊使者。同。重直用反。○來還也。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至謂反而至。秦以猶謂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廣從。上古曠反。下子容反。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初王使弭口故。曰可以言乎。軫曰。伐秦非計也。

廣從ノ從ハ縱ト同シ、
タテナリ。
儀固以小人——儀ハ賤
シキ者ナレバ、六百里
ノ采地アル筈ナシトノ
意。

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尙全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高誘曰。韓王見齊秦合爲。一。故復合之也。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故固通。○計失當。作失計。韓宣惠王策。韓氏之兵非削弱也。云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此記者之言。下章錯簡。當在此下。

〔考異〕
纂方權作相權。坊本先齊作大齊。事令一本作事王。史記作事君。坊本不如。下無因而二字。全乎諸本作全事。今從一本。○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秦王不得從楚王號令而行之。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楚。西講於秦。解和解。講和也。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

故ハ舊故ノ故ニテ舊キ
交ノコト。

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為子偽反下同。○軫先仕於秦故曰。秦人也故故舊佞才也救之謂救齊。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遊仕也病吳人病也故特也意抑古字通用論語抑與之與蔡邕石經作意思思吳也為王吳吟言不忘秦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夫音扶刺並七亦反。○戾貪也必敗言必不忠楚然楚不被兵而齊遂失援不言。彼事而其事自解策士之巧無以加矣。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未者難惑。覆芳伏反。○按計聽以下疑錯簡當移上章過聽於張儀

計聽云云——此此一節ハ、他章ノ錯簡ナリ、注非。

之下吳師道曰覆謂反覆逆謂逆料覆即下文一二逆即下文本末愚謂此與東方朔畫像贊序覆逆自別唯下疑脫明或賢字蓋言唯明王可能也悖亂也

〔考異〕 坊本不知作又 知闕下無者字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高誘曰用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也

武王 凡十 五章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子音與。○高誘曰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也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於魏亦不及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下張子當作秦不蓋傳寫之誤也言儀不去秦秦不必責茂也王應麟曰儀不去秦茂必不重於秦儀不得罪于秦必不終去秦乃假魏以鋼儀而固己寵且取名高焉左成亦險矣哉。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請相於秦

予之ハ張儀ノ策ニ同意スルコト。不反秦兵——戰ニ勝チテ秦兵ガ無事ニ反ルコト。張子ハ秦不ノ誤。

王欲窮ノ王ハ楚王ナリ、窮ハ苦ノ意。

請秦王ノ請ハ謂ノ誤。

市楚ハ漢中與ヘテ楚ヲ味方トスルナリ。

令力呈反。爲于僞反。下爲請同。相息亮反。下同。○鮑彪曰。殘猶害重。猶貴貴之者。欲使楚亦貴重之。愚謂儀因秦重疾。令楚爲之請相。張子謂秦王曰。重樛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樛里疾出去。其言疾之言也。歸有光曰。茂之去儀。則重之於魏而鋼之儀之去疾。則重之於楚而殘之同出一轍耳。

〔考異〕 事楚王之王。錢本劉本作矣。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今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請作謂字之誤也。蠹。木中蟲也。謂爲國害不處。謂非其所。漢中在南近邊於楚。而爲楚利。故秦國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爲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天下謂山東諸侯。侯伐秦。王無地之。市楚以約和矣。

〔考異〕 坊本多作當以爲和楚。作以楚和。一本無爲字。

爲魏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爲于僞反。下爲公同。○東方山東也。蓋冉將合楚於秦以伐魏。故客爲魏說也。曰。辛張陽母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

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說始銳反。敗必邁反。下同。○辛張陽母澤。蓋二人姓名。皆魏臣也。公叔韓相也。載遷廟主。申合國都。以與王約。王必無患矣。若敗軍。臣請刎頸而死。其自任如此。然而臣有患也。下文乃所以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

挈領然而臣有患也。此十六字衍文。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所甚患也。夫音扶。○事。攻伐也。謂秦楚合而伐魏也。對薛公。公叔故曰。臣之主。以上述張澤之辭。以下客之言也。

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之言爲禹而務敗公之事也。令力呈反。○儀當作澤。蓋依張字誤也。言今公如山東。而因楚依公言。伐魏於楚。果如張澤之言。則是令二人如禹而二人既知之。其事不必成。則是務自敗己之事業也。

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與澤之所不

爲禹——禹ハ多智ノ人トシテ稱セラル、故ニ禹ト爲ルトハ、其ノ言ノ適中スルコトヲ云フ。
【難題】楚楚之楚、疑當作齊。
張儀與澤——儀字衍、辛張下陽母澤ナリ。

載主契國ハ主ハ先祖ノ位牌ナリ、戰ニ行ク時ニ先祖ノ位牌ヲ奉ジテ行クハ支那ノ古禮ナリ、契國ハ、國人ニ必勝ヲ約スルナリ。
夫楚王云々ノ十六字衍文。
挈領ノ挈ハ斬ナリ、領ハ頸ナリ。

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再封於陶、公國謂陶、德楚謂不為秦謀、楚、三國齊魏韓也、號猶宣言也、言為三國請秦得之、以宣言三國、以自示信也、儀字衍、自重、自示重也、言為二人請薛公、得之以宣言二人、以自示重也。

〔考異〕

衍文十六字一本無、高本無所甚之所字、○〔補〕辛張陽母澤、下文云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則張是張儀、陽母是澤姓、以此推之、辛必亦人姓、下又言三國、則張儀時處韓、辛與陽母處齊、而澤才差長、故下文獨序澤、而不復言辛與、○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挈絕也、絕領斷首也、言若有敗此事者、臣請自刎以謝罪、言事必成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因猶親也、因言為和親之言也。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除治也、吳師道曰、扁鵲與武王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

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

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

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

國矣。敗必過反、○石砭也、此如此人、指左右以其所不能而妨害人。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而寡人死不

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韓、約伐韓。三川、韓地、按新序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

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韓，謂向壽。子歸告王曰：既聽

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令力呈反、下同、向式亮反、下同、○輔行、副使也。

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

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

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倍、背同、數、色主反、○積之、謂二縣賦積、宜陽、呂祖謙曰、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

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

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

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為多。張儀而賢先王。西河之外、魏中、本庸國、先王、惠文王賢其能信儀也。

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

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

功，主君之力也。將子匠反、稽、遣禮反、○得謗書而、不疑、使之得立功、是文侯之力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

意。羈旅之臣、外國人ノ

投其石ハ石砭ヲ投棄スルナリ。

爲子功——向壽ノ功トセント云ウテ、向壽ヲハゲマスナリ。

陪ハ背ト同シ、數險ヲ驗エテ之ヲ背ニスルコト。

謗書——樂羊ヲ誹謗シタル羈臣ノ上書一篋。稽首ハ首ヲ下ゲテ平地ニ至ルヲイフ、稽ハ至ナリ。羈旅之臣ハ外國人ノ意。

公仲侈ハ韓人。

杼ハチサナリ。

投杼——王ガ諛言ヲ信ズルヲ恐ルルナリ。

【難題】公孫衍當レ作ニ公孫竊ニ此與ニ上文竊旅ニ對、必非一庫首ニ在ハ果ノ誤。

受公仲侈之怨也。

按史記衍作夷新序作子。曰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蓋挾約伐韓而聽誹議中止是王欺魏也甘茂伐韓而王止王必聽之言不如惠文魏文也始與魏之公仲侈必謂伐韓者非王之意也茂也是茂受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

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

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處昌呂反。費音祕。參所金反。下。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

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

杼也。夫音扶。為于僞反。○王為。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

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復扶又反。○在爭之在新

序作果。此恐誤。息壤在彼指盟地而警王也。穆文熙曰茂不難宜陽之拔而難於樗里公孫之譖。故與王為息壤之盟。卒之二氏之言不入而伐韓成功。可謂識先後者矣。

【考異】

坊本千上有數字侈作朋。一本恐下有之字。○竊。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車通三川者欲容車之廣。通三川之路也。言容車足矣。不必須廣。○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鮑本作行數千里。案自秦至三川不及千里。鮑益欲與上數險相儷。以意補數字耳。○天下不以為多。張儀錢本劉本無為字。是也。○挾韓而議。挾如挾貴挾兄弟之挾。心有之曰挾。樗里疾公孫衍皆黨於韓。故曰挾韓而議。言將讒己也。○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怨也。公仲侈即韓侈。王聽於二人。則公仲侈以伐韓為甘茂之謀。故怨之也。鮑因是王欺魏之文。以公仲侈為魏臣。遂改侈為朋。謂與韓侈別人。吳亦不覺其妄。何其憤憤也。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楚懼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秦權而不進。軍救韓。則韓失援。孤故無如秦何。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

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逐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考異】

坊本遂作遂。地作他。○亡。字恐衍。言秦固亡臣。亡臣猶言使臣亡。謂逐之。上登也。謂不登城也。秦之右將有

【難題】果字疑衍。凡策中用果。多不得其宜者。不可曉。

右將ハ右軍ノ將ナラ

對曰ノ對字衍。

以宜陽餌王——宜陽ヲ取ルヲ以テ秦王ニ勸メ其ノ功ニヨリ、重川サレントンテ居ルヲ云フ。

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將子匠反。○尉軍尉也對字恐衍言不論兵之強弱而攻之兵必困敗蓋軍尉欲息兵。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相息亮反下遐嫁反○說王以必拔宜陽而得相故曰餌無伐之日謂無伐韓之日。

〔考異〕

坊本中作仲高本無而宜之而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而外與韓朋爲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謂無攻毀茂之事也關君長曰文有矣文義似順言秦人怒死傷衆欲拔宜陽而茂息兵則衆怨之深矣。

韓朋——朋ハ衆ノ意アリ、韓國ノ衆人ト云フコトナルベシ。

相御ノ御ハ禦ト通ズ、用心シテ一致出來ヌコト。

楊達公孫顯ノ二人ハ秦ノ臣ナラン。得之云々——西周ヲ得テ九鼎ヲ得バ、甘茂ガ宜陽ヲ伐ツニ勝ル功ナルヲ以テ、甘茂ヲ抑スト云フナリ。

來使者ノ者字衍。

〔考異〕

一本得作拔○關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無事無所事事也言王將不用之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爲于僞反、鮑彪曰變背約也楚時助韓兵在韓後御猶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制。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韓戰以遺怨於秦以是知其相御也。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爲于僞反惡鳥路反○得猶勝也言勝周以得九鼎之功抑屈茂不勝天下惡秦攻周救韓急疾則茂攻宜陽之事敗矣。

〔考異〕

也御禦通以也御禦通以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

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使並所吏反。數色角反。需音儒。○健強需柔也。者則之者恐衍。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相息亮反。下同。閒音閑。○關君長曰。退燕避。入曰。閒居。此亦其義。謂閒時王與衍共立也。甘茂之吏道而聞之。

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焉並於虔反。○道如道周之道。猶過也。蓋吏經過王與衍所立之處。而聞之也。犀首即公孫衍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相息亮反。為于偽反。使所吏反。○高誘曰。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甘茂謂秦王曰。怵於

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說音悅。下同。○怵誅通誘也。關君長曰。甘茂將攻楚。蓋請和於秦。而秦受之。故曰。見誘於楚。恐謂楚必之楚。疑當作魏。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一本注云。外誤。言楚割地以和我必多矣。

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說音悅。下同。○怵誅通誘也。關君長曰。甘茂將攻楚。蓋請和於秦。而秦受之。故曰。見誘於楚。恐謂楚必之楚。疑當作魏。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一本注云。外誤。言楚割地以和我必多矣。

【考異】坊本怵作誅。鬻魏下補魏字。○鬻。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楚。魏字句。不悅者魏也。不言魏者。蒙上省文。鮑補一魏字。似是而非。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易以豉反。畜養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約窮困也。從鄰。謂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得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主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輕牽政反。為于偽反。○得失皆謂交也。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既勝宜陽。不恤楚交。是忿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鮮仙善反。○詩大雅蕩之篇。言先王敬始慎終。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為三家

寄地ノ寄ハ割ノ誤。

易楚ノ易ハ侮ナリ。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 秦上 武王

三王不足四——禹湯文武三秦王加ヘテ四王トスルハ容易デアルトノ意、不足トハ自然ニ出來ルコト。河濟之士——黄河河水ノアル地方ノ士ト云フコトデアアル、中原ノ士ト云フニ同シ。行百里者云々——百里ノ道ヲ行カントスル時ハ、九十里ヲ半分ト思ヘトノ諺ナリ、殘リ十里ハ九十里行リ位ニ骨

ノ折レルモノナレバ、五十里ヲ半分ト思フ時ハ、百里ハ行ケヌモノナリ。四國之兵敵——敵ハ四敵ノ敵ナリ、五分五分ノコト。繩墨之外——法度ノ外ト云フコトデア、盟約以外ナルヲ以テ、時宜ニヨリ勝手ニ出來ルヲ云フ。

故曰ノ曰字衍。伐秦ノ秦字ハ矣ノ誤。

笑。行戶剛反。卒子律反。○范吉射中行寅晉兩卿也。三家趙魏韓也。智伯與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滅智伯。事見趙策。

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爲句踐禽死於于隧。夫差上音扶。下初佳反。會稽。上古外反。下音鷄。句古侯反。○會稽山名。艾陵。黃池于隧。並地名。無禮。謂吳欲伐宋。殺其丈夫。囚其婦人。事皆見春秋。

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朝直遙反。○梁君。魏惠王也。子。太子申也。齊敗魏於馬陵。虜申布冠。以喪禮自居也。

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王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

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塞先代反。濟子禮反。○雍。擁通。據有之也。徙。侵逼之也。世主。謂諸侯。陽侯。地名。古陽侯之國。黃棘。亦地名。尾。終也。吳智。吳王智伯也。詩逸。詩高誘曰。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里。適爲行百里之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

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據皆字及下文大王。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援于春反。復扶又反。○援。助也。敵。強弱等也。關君長曰。繩墨。蓋喻盟約。言二國在盟約之外也。四國輕重。在得二國與否。故曰爲權也。恐衍。曰字。秦恐矣。字訛。恐謂伐之也。言先得齊宋之援者。必伐之矣。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鏖。韓氏鏖。則楚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鏖。消鏖也。謂被兵。消鏖。兩國秦楚也。

〔考異〕

廣得諸本作廣德。今從曾本。坊本非。霸主之主。作王。始與終。作終與始。圍下得齊。○關。伯主約而不忿。與諸侯要約。而不忿。其不從。○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廣猶大也。德。曾本作得。得與下文失對。曾本是也。○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交讀爲皎。皎。邪視也。言諸侯畏秦。不敢邪視陽侯之塞。鮑。改交爲窺。形聲俱遠。非也。○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依從也。○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四國謂秦魏與韓楚。敵勢相敵也。高注云。末無也。則未元作末。今本訛耳。○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鏖。伐字句下衍。一秦字。言先得齊宋者。能伐人也。上一句是目。下則分說之。鮑伐秦。句謂韓魏伐秦。上無所頂。下無所歸。非也。

悍人也——悍人ハ勇敢ナル人ト云フコトナレドモ、無禮ノ意味デ云ヘルナリ。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
為于僞反。說始銳反。○悍人也。中期猶悍人矣。中期孟子死矣。盆成括高誘曰：「中期，秦辨士也。有人為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己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則必殺也。」

秦王因不罪。勝己也。秦王恥襲桀紂之闕，故不罪。

〔考異〕 坊本為作與。○關或為中期。說秦王曰。鮑本為誤與。

昭襄王上 六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按史記時蘇代為齊使於秦。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

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夫音扶。處並昌呂反。下同。欲反為足之為于僞反。○處女未嫁者。愛猶惜也。重公於齊，謂使齊重茂。

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恆士也。其居秦累世矣，自殺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說始銳反。累力委反。塞先代反。易以鼓反。盡津忍反。○茂事惠武昭三王。

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故曰累世也。

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是代借秦重贄厚祿，以使齊重茂也。

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代偽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相息亮反。○僞疑當作為處猶留也。

〔考異〕 坊本上賢人作賢士。錢本以相作以相印。高本蘇代作蘇秦。坊本偽謂作偽為。一作偽謂齊湣王。劉本以相迎之作以相印迎之。齊。○關偽謂王曰。姚

校云一作偽謂齊泯王曰鮑謂作為王上補齊字非也

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所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數色角反相息亮反下同○伐戰伐也太后楚女昭王母宣太后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公何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楚必便之矣吳師道曰辛當作莘愚謂戎即太后弟為華陽君者戎為周相楚必利之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說音悅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深入也河東河之東也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任音壬○緩不自任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三城河東三城武遂封陵齊城也言不須割地而三國將去吾故從之致三城也王不

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咸陽秦都也池亦不敢自任使王自擇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卒子律反○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

〔考異〕坊本下焉作之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為于僞反○關君長曰以用也收猶取也合也濟成也秦王欲用禮合齊以成取天下也徐孚遠曰呂禮亡秦必與穰侯有郗若見用於齊亦穰侯所嫉也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同相息亮反○聚當作取史記作取取猶收也臨謂臨御也并相謂并相齊秦也此言冉之所以輕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齊合秦者以逼三晉之患也既免於其患則其所惡唯秦得天下也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勸秦謂魏也關君長曰秦不援齊則魏得勝之故曰卒攻齊也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

文請ノ文ハ薛公ノ名即チ田文ナリ

敵ハ城ノ誤。

以取晉。齊予晉敝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操晉以爲重也。子音與。○晉謂魏也。魏已封冉。故秦必重冉以合魏也。敝疑當作城。蓋涉上文而誤也。言齊雖惡魏合於秦。與之城邑而不能支。秦取魏也。操當從史記作挾。坊本作採。蓋皆以字似而轉誤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復扶。又反。

〔考異〕

坊本予作與。○鮑本採非。重也。操謂操縱之。鮑本作採。非。

洽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故攻宋也。向許丈反。下皆同。○高誘曰。洽向。秦臣也。以猶使也。其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

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燕烏賢反。國名皆放此。不復音。惡烏路反。下同。○秦助齊攻宋。故燕趙不能復護其安邑。安邑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云爾。

齊必重於王。惡其合。必割地以交於秦。秦既得安邑。又得燕趙之交。故齊畏其強必重秦。

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恐丘勇反。○則猶然則也。

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故不言。向助齊攻宋。秦王不悅。故向言如是。

〔考異〕 諸本故攻之。故作使。今從一本。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已。爲于僞反。○按此語再見趙策。彼爲李兌。此爲穰侯。蓋一時之事也。彼一作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時也已。一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時也。蓋此若上脫莫字。除陰之訛。須深之訛。陰即陶。宋地。穰侯所封也。

〔考異〕 坊本若作若。時下無也字。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縣音玄。下同。○鮑彪曰。縣衡。輕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爭韓魏。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關君長曰。節。符信也。行者所執也。此結好通使。既積齊有東國之

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塞先代反。○九夷。九種之夷。下文富擅越隸。句。當在此下。蓋時齊楚相合。故言齊有強援也。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

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權縣。言較輕重也。阿甄。齊

二邑名。齊地方千里。楚亦方千里。故曰有二也。隸。猶虜也。周禮秋官蠻隸。閩隸之類。此句錯簡。說見上。蓋宋衛從秦。而在齊韓魏之間。秦所持以問三國合從也。然僅當齊二邑。則不足

縣衡——縣ハアラサゲルコト、衡ハハカリノ棒ナリ、輕重ヒトシケラ、勢均等ナルカ、縣衡ト云フナリ。
三世積節——三世ノ間韓魏ト盟約ヲ結ブチ云フ。
〔難題〕節謂三與相助之勞、如三臣節之節。
富擅越隸——越ハ楚ト境ヲ接スルヲ以テ、上文ノ楚包九夷ノ下ニ入レルヲヨソトス。
〔難題〕越隸虜之之辭、猶言三胡虜。

方城ハ山名。
【離題】韓魏或楚魏之
訛。

特矣而齊之利有千里者二。以是秦不能與齊。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薄迫各反。復扶又反。○膏腴，肥沃。至也。言韓魏支分之援矣。況與齊合乎。韓魏支分至此。言秦所以見伐也。

【考異】

坊本破秦下更有秦字。縣皆作懸。高本焉作與。一本無焉下齊字。坊本無韓。魏支分之魏字。○【離題】楚破秦不能與齊。權衡稱也。欲知物輕重，必縣之。衡縣謂爭輕重也。秦下不言秦者，省文。鮑補一秦字，非。○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矣。東聽者，韓魏也。不言韓魏者，亦省文。國策之例為然。鮑不達於此義，此亦補韓魏二字。雖無害於義。古意盡湮矣。○【權縣】宋衛權鍾也。楚權重。權縣宋衛謂收而有之。

五國罷成阜。罷音疲。○五國，楚齊趙韓魏也。詳見趙惠文王策。時楚為從長，韓釐王策曰：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阜，是也。
魏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為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為于偽反。相息亮反。○收，取而用之也。翕，合也。言成陽之不能合也。
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秦之道也。言窮而不見收者，達則能報其怨。故不為王用。韓魏不欲成陽而秦用相之，二國必怨。不惟不為王用，且失二國之

交也。鮑彪曰：冉后弟時主五國之成，后恐成陽害其事，故為之言。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敗必邁反。○藍田，秦邑。鄧，楚地。三國，齊韓魏。
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況於楚之故地。說始銳反。使所吏反。下同。去楚而往攻秦，愚謂應和也。故地，謂漢中也。
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國之辭云：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辭，即上文告楚辭也。為若也。言秦知與三國謀，則必不肯救之也。
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告急，秦愈不敢出，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走則候反。離，力智反。
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勝有功。

【考異】

高本云：作去諸本以下無告字。今從一本。高本大勝作大臣。坊本無勝字。今從曾本。○【離題】秦遂不敢出兵，大臣有功。曾本大臣作勝，是也。鮑刪臣字，兵字

下屬爲句非也

薛公入魏而出秦女魏王夫人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韓春謂秦王曰王何

不取爲妻以齊秦劫魏則上黨秦之有也取七仕反言取齊女與齊合而劫魏則上黨必可

也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鮑彪曰負芻以母故

必事秦已珉欲以齊楚劫魏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臣請爲

王因珉與佐也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

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爲于僞反○已謂負芻既立也珉魏臣也定其位因二人以劫魏困薛公則魏懼而復齊女負芻與薛公爭權故欲困之佐負芻兄也故欲

德秦終身事秦齊女怨薛公出已終以齊奉事秦矣

〔考異〕 坊本初作劫欲以齊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

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復扶又反○關君長曰以和趙爲事而從冉欲和和因起成則起重雖冉不窮而又輕公不若

毋多則疾到則疑割誤到疑和誤蓋言和不速成冉有窮與輕之恐不如無多割趙地而疾和也

多則疾到ハ多割疾和ノ誤

〔考異〕

坊本無且字○且復將戰且又也鮑彪且字非○公不若毋多則疾到多謂割地言無多割地則趙人疾來而和成矣

涇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事役也鮑彪曰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韓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齊則此役

也此策書涇山史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力

呈反質音致○陽武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

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不敢斥王故秦王使公子他之

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

告弊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

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他徒多反倍音佩使臣之

使所吏反○司馬貞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據之則二社僅五十家耳或脫百字歟抑戰國之制異也使臣他自謂也

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

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爲于僞反下爲之同是何也夫三晉

案兵ハ兵ヲ進メザルコト。使臣ハ公子他自ヲ謂フナリ。裁ハ裁斷ノ裁ニテ處置ト云フニ同ジ。

三晉——韓魏趙ハ晉ノ大夫ニシテ獨立シタルヲ以テ、三國ト合シテ云フ時ハ、三晉ト稱スルナリ。

趙秦之深讎ノ五字ハ衍文。

千鈞之弩——三十斤ヲ鈞ト云フ、千鈞ノ弩トハ、重量ヲ擧ゲテ、形ノ大ナルヲ知ラシムルナリ。
潰癰ハウミテツイエカカツタデキ物ナリ。

爲之頓劍——齊ガ晋楚ノ爲ニ兵ヲ出シテ、武器ヲ壞スマテ戰フ時ハ其ノ戰ヲ受ケルモノハ秦ナリトノ意。

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
夫音扶。下皆同。背音佩。行下孟反。○趙秦之深讎。五字疑衍文。三晉數背欺而秦不以為不信無行者。蓋欲其不相結也。今破齊以肥趙。將復相結。故不利於秦也。

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射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
罷音疲。射食亦反。○弊疲也。晉謂趙下恐脫。楚字言破齊之易。晉楚不疲弊。秦不能制其勝矣。不曰晉楚而曰天下。大之也。

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
勇反。走則候反。○言少出兵。則晉楚不信。秦多出兵。則爲晉楚所制。齊見秦見制。則必走晉楚也。

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
頓壞也。謂爲晉楚強戰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

秦得安邑。善三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
安邑。魏邑。安之。謂保安安邑也。上黨。兩屬韓魏。高誘曰。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哉也。

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
腸胃。喻腹心。即謂安邑上黨也。

故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史記曰。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秦。

〔考異〕 不義一本作弗義。錢本劉本共作不。以爲義。往來者之言。高本作往來者。言錢本劉本及一本。作往來之言者。諸本弩下無射字。今從錢劉本。坊本恐則下無必字。秦破作秦伐。○穰侯韓魏必無上黨哉。說劉本作矣。是也。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
藉在夜反。數色主反。○造客卿名也。藉借也。

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
乘繩證反。下同。長丁丈反。朝直遙反。○鄰指齊也。恤憂也。謂有爲齊所伐之憂。而不能據有。

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

聖人云々——聖人ト雖自ラ時勢ヲ作ル能ハザルモノトド、聖人ノスグレタコトハ、時勢ヲ取リ逃サナイ處ニアリトノ意。

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相息亮反。不王之王，于況反。○燕昭王使樂毅伐齊。

下齊七十餘城，惠王之初，齊田單破燕，盡復之。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樹臣庚反。盡津忍反。○書周書泰誓之篇，樹立也。滋益也。今書作樹德務滋，除臨淄之役，此皆惡務本，吳伐越而不卒功，故為句踐禽燕，喻之亂齊伐之而不卒功，故有樂毅除害不盡故也。

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卒，猝同。○關君長曰：秦從齊已合矣，齊又合趙，則齊有秦趙之援，而不畏燕，故深讎其相國，恐謂君之讎，讎君也。誅責也。謂責相之罪於燕也。

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鮑彪曰：河南，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關君長曰：達途，謂通使於諸侯。

〔考異〕

坊本無率字，及至下而字，書作詩，高本非，以作以非，坊本齊趙作齊秦。○弟不可，以據莫之據者，言莫所依賴也。○時至而不失，鮑本無而字，非。○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從讀為縱，縱舍也。謂舍而不伐，齊免秦伐，將與趙合其勢，必張故讎，魏冉必深也。鮑改趙為秦，非。○君悉燕兵而疾，借之，借讀為替，聲之誤也。爾雅釋言，替滅也。鮑改為攻，形聲俱遠。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辨，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頃音傾，將子匠反。使所吏反，說昭之說始銳反。○姚宏曰：此段首有關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愚謂黃歇，秦申君姓名。

物至而反，冬夏是也。關君長曰：至極也。冬至日短極而反長，夏至日長極而反短也。愚謂呂子似順論，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即此意，致至而危，累基是也。累力委反，下同。○胡三省通鑑注曰：致亦極也。極其至，則危也。累基至於極高，則必危矣。楚司馬子期累十二博，基不墜，王曰：危哉。

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繩乘

黃歇，春申君，史記春申君傳參觀。

累基——基，將基，駒ノ如キモノヲ云フ、基ノ石ヲモ基ト云フ、之ヲ積ミ重ネテ高キヲ競フ遊戯アリテ、累基ト名ソクタルナラン。

【離題】從親之要、要腰也、以人身喻焉、下文齊秦之要楚魏之脊可證。不接、不接、問、忘字、不接、不接、問、忘字、以北入燕、以地入秦、誤。

大梁、魏之都。【離題】桃人之人恐衍文。

齊秦、秦、韓、韓、楚、魏、魏、趙、趙、誤。

讀、地、之、誤。

壹、八、乘、誤。

狐濡其尾——狐、水、濡、時、始、間、尾、立、テ、居、ル、ガ、終、ニ、ナ、ル、ト、尾、ヲ、下、ゲ、テ、水、ニ、ツ、ケ、ル、ト、云、フ、喻、ナリ。
【離題】榆次是敗死之地、非指葬處、干隧是戰敗之地矣、非指死處、死處是姑蘇矣、非干隧。

勝有日——勝、ツ、ベ、キ、日、限、ニ、見、込、フ、ツ、イ、タ、コ

證反下同。○二垂。先帝文王武王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

絕從親之要。從子容反、要一遙反。○史記不。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

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

能矣。橋音矯。○司馬貞曰、秦使成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越然也、愚謂北地之

使韓入。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

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虛去魚反。○杜塞

皆魏邑名也。雲翔謂如雲回翔言楚。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

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復扶又反。

禮反。○復之謂復舉兵也。蒲衍首垣仁平丘小。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

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

亦憚矣。屬音燭。斷音短。要腰同。下要絕同。○濮水名。磨地名。關君長曰、此說秦王不宜

蓋言秦中斷四國。令不得相救援也。五六猶五六次也。高誘曰、憚難也。六國諸

侯皆有畏難秦王之盛也。或曰、五合六聚當作五分六裂。字形似而誤也。或然。王若

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

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高誘曰、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

高注。則此亦本作地。傳寫誤作誠也。倚哲夫。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

強。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負亦

壹史記新序皆。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

始之易。終之難也。鮮仙善反。之易之易。以鼓反。下同。○詩見前。易未濟象辭。何

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

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

前而易。患於後也。榆次。智伯葬處。干隧。夫差

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

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

臺之上。從才用反。○從縱通。謂縱舍不戒也。三江。婁江。東江。松江也。浦。水濱也。高誘曰、

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爲于僞反。下爲王同。○楚毀則韓魏無患矣。故強按史記新序皆強下有韓字。此恐脫落。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援于眷反。○詩逸詩。關君長曰：遠宅猶遠地。言威者以喻不可遠攻於楚也。故曰楚援也。鄰國敵也。思謂亦遠交近攻之意。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遇犬獲之。度待洛及。躍他歷反。兔士咸反。○詩小雅。巧言之篇。忖亦度也。躍躍跳也。鄰國敵也。思謂亦遠交近攻之意。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敗韓魏而不卒。功既而信之。故曰中道而信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言二國之善秦。慮患以欺也。不可慢易而失時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直重龍反。○無德而有怨。此二國之所以不可信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墮。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

接踵ノ接ハ屬ナリ、踵ハ足ノカカトナリ、連續ノ意。

狐祥ハ狐傷ノ誤、家族ノ祭祀スルモノナク、一人テ悲シクテ居ル

不聊生——聊ハ安ナリ、安心シテ生活出來ヌコト。

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夫音扶。下同。墮許規反。暴曝同。○狐祥。史記作孤傷。新序作潢洋。蓋三者古音與彷彿相通。彷彿。徘徊也。楚辭彷彿無所倚是也。此言所以無德而有怨也。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舍韓魏而攻楚。失計也。徐乎遠曰。是時齊楚稍遠。欲委韓魏以當秦也。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惡音烏。藉在夜反。下同。○關君長曰。兵出於韓魏。則沒而不還。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隨水名。水北曰陽。壤地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雷方。與銓。胡。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水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方與。土音房。下音預。○四國。齊趙韓魏也。起應王。謂起兵應秦攻楚也。構。構兵也。雷以下七邑。故皆宋地。時屬楚。泗水名也。鮑彪曰。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水。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

使之獨攻——魏齊二國各獨力ヲ以テ攻メ取ルヲ云フ、戰勝ノ利ヲ獨占スルヲ、獨攻ト云ヒタルナリ。

齊魏ノ魏字衍。葆利ハ利益ヲ得ルコト。

舉衆ノ衆ハ事ノ誤。注地ハ樹怨ノ誤、怨讎ヲ楚ニ結ブナリ。

關中之候——候ハ侯ノ誤、領内ノ小諸侯ヲ關中侯、又ハ關内侯ト云フ。

寒心ハ畏怖ノ形容。

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校猶亢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詳伴同。○關君長曰：此惟謂齊恐衍魏字，恐謂葆實也。謂寶重利之下吏猶下執事也。謂齊慮患伴事秦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衆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高誘曰：事戰事也。注屬也。關君長曰：據注衆舊作事，傳寫誤矣。注地史作樹怨，蓋因下文注地於齊而誤矣。地當依史作怨。恐謂秦破楚則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是自使屈命令於韓魏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關君長曰：授首，史作斂手，謂服從也。義長，史候作侯，蓋秦襟帶山東，呂子貴信篇注，梁履繩曰：關內侯，秦爵也。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秦郡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通鑑秦紀注：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召音邵。○許鄆陵，環兵自守，上蔡召陵不

拱手——兩手ヲ組ミ合セテママテ、齊ノ地ヲ取ルコトガ出來ルトノ意。

往來於魏也。王一善楚而關內一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方苞曰：秦得韓魏則地接于齊，若水之流注可通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經互也。謂互東、西、南、北也。要，腰中也。謂秦地自西海互東海，中斷天下也。危動，謂以危亡之事恐動之也。持，謂執持二國使不得離畔也。痛，謂攻伐之急也。史記曰：昭王曰：善於是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

〔考異〕 坊本章首至開之爲一章，蓋吳師道以姚本補之也。開之下有說秦王曰：四無開下之字，北入作入北，高本武王作莊王，坊本以北作已，北杜作社，高本雲作云，休甲作申一字，特作材一本無，坊本壹作一，纂無毀魏氏之氏字，高本沒作設，坊本既勝作遂，攻國也。下無此何也一句，一本百作累，坊本折作拆，一本僞作倒，高本乎且之且作是，坊本必攻上無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一句，構上有兵字，諸本以肥上有於字，今從劉本，坊本下吏作不吏，劉本餘下有矣字，坊本之強下無一舉衆三字，史作壹舉事，高本以臨韓作臨以韓，坊本授作受，地於齊作地於秦，經作注，曰元作任，○關致至而危累基是也，致極也，累之至其極也，○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中隔韓魏，故秦不能接地於齊，以絕山東從親之約，○杜太梁之門，杜塞也，鮑本誤社，○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云古雲字，鮑改爲雲，戰交曰校，不敢校，不敢與秦師交戰也，○小黃濟陽嬰城，嬰繞也，以城自繞，○王之威亦憚矣，憚可畏憚也，鮑據史改爲殫，訓盡似矣，以上王之功亦多矣，例之，依字爲長，下文王若負人徒之威，而以下方說威殫之事，此猶未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材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而

欲以力臣天下之主一本無材字是也鮑改為恃是以後世法讀古文非也壹專也鮑本作一亦非○設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設劉本作沒高注云設貪也據此高本元作沒矣今本誤耳易鮑如字非也或易致反訓為輕易亦未是案易與施通施延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矣矣鮑作焉夫夫字下屬為句坊本焉夫連讀尤謬○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鮑本脫王若一句不疊隨陽右壤非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構合也鮑本从手作構非後倣此○詳事下吏事高訓治是也吳云詳其事以下於吏吏府史之類嘗聞下士矣未聞下吏吳說非也鮑本下誤不○韓必授首鮑本授誤受○注地於齊注屬也屬連也韓魏為關內侯則秦地直連於齊矣○是王之地一任兩海兩海東海北海也齊之右壤北臨渤海今拱手而取之是地注兩海也高注云一注東海則任為注誤審矣鮑本改為注是也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夫晉扶令並力呈反處昌呂反○新城君芋戎也郎中親近官關君長曰臣段產自謂君謂新城君也議講議也言郎中嫌疑入於王則不能使人無以此議君也

〔考異〕

坊本令人之令作使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

段干越人ハ人名

〔離題〕服猶言車服謂車及諸物皆可取千里之備也

經牽ハ手綱ナリ

萬分之一——手綱ノ少シ長イ位ハ御ニ於テ萬分一ノ害ニ過ギヌケレドモ千里行クコトガ出来ヌトノ意

〔離題〕不釋塞者謂塞蔽之使其不通也

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

造父上七報反下音甫○王良趙簡子御者見孟子取取路之取謂行也

史遷疎謬也其見管子假託之書不足信據焉鮑彪論其不得與王良同時失考矣王

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

也服與服牛之服同猶御也曰子繹牽長繹索謂轡也故繹牽於事萬分之一也

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

臣不釋塞者是繹牽長也難乃旦反相息亮反塞先北反○事御事也難害也關君長曰言繹牽害御至微也而馬不能行千里已雖不肖其於秦事亦有至微之用不解釋其塞寵者則有微害事矣

〔考異〕

一本無里馬之馬字纂繹作繹

凡四十六章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終

戰國策正解卷三下

秦下

昭襄王下 凡十 六章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
 不賞，有能者不得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
 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
 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
 也。范子名睢，字叔，魏人也。王稽，秦謁者令，正政通，不得蔽隱，謂不得自蔽，隱其能也。利通也。言宜行其言而益通其道也。林西仲曰：以上言秦王當使己而陳其言，察其能以決
 舍。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
 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
 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惡鳥路反。斷丁亂反。質鑽同。要腰同。○人主當從史記作庸主。言明主賞罰嚴明如此。微賤之身不

人主ノ人ハ庸ノ誤。
 樞質ハ罪人ヲ斬ル時ニ
 臥サシメテ置ク要。要
 ハ腰ト同シ。
 嘗試ハ二字ヲココリミ
 ルト讀ム。

任臣者、王稽ヲ指ス。
無反覆云云——秦王ハ
自分ヲ賤シキ者ト見テ
捨テ置カレルノカモ知
レナイガ、自分ハ死ニ
角、王稽ガ前ニ自分ヲ
薦メタルハ、誤リデナ
カクモコトガ、後日ニ
至リテ明白ニナルヤウ
ニスルヲ、重要トハ思
ハレマセヌカトノ意。

敢以疑事試王、必確有所見而後言也。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任音壬。○秦法任人必保其後、後不稱所言、則爲反覆、罪其薦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謂薦任得人也。林西仲曰、以上言己實有能、不當輕辱。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主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厄當從史記作碗、砥碗以下四者皆美玉名、史記工上有良字、此恐脫必不可以利他國、曰良工曰。落林西仲曰、不以良工失於鑒別而減其價、以上言己雖見棄於魏、未聖主爲父母之國而言也。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也。爲于僞反。○大夫稱家、諸侯稱國、取謂取其人、也。凋傷也、得人厚國、諸侯所榮、而爲明主所取、所以不得擅厚也、以上言秦王宜用己以厚國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舍音捨、復扶又反。○疑謂宜察己之言、利害疑也、以上亦言秦王以決用舍也。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至謂極深也。林西仲曰、指太后穰侯事、愚謂此言王當使己面陳至語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

游觀之間、游樂ノ時ナ
入之ハ其ノ言ヲ入レル
コト。
謝王稽——案ズルニ、
久シク范睢ヲ引見セザ
ルヲ謝シタルナリ、注
非。

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亡音無。○闔合也、吳師道曰、亡其猶亡乃、按下不韓策聽子之調、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吳說得之言、言議也、賤、賤己也、林西仲曰、以不得見自疑。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開音闔。○不敢直斥王、故指其足下也、以上言欲面陳以盡之也。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使人持車召之。上時掌反、說音悅。○謝、謝人、也。

〔考異〕

坊本無爲作無謂、高本前上有王字、無下者字、坊本緣作祿、何下無故字、會一本無、今從之。○補。〔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人主、史記作庸主、此與下文明主對作庸是也。○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邪、任臣者、謂王稽、反覆謂丁寧、反覆以論人才、王若不用臣、王稽後不復丁寧、反覆以論人材、王前則天下之人材、無由而進、此獨不可重乎、鮑改王前爲前者、解之云、後不如言、則爲反覆、此任人者所重也。然無字、仍不可通、況作王前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也、厚猶富也、善富家者、指穰侯、善富國者、范睢自謂、言穰侯取於國、以富其家耳、王若相己、將取於諸侯、以富秦國也、昭王未見、范故不敢斥言、下文云、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是也、爲如字、凋榮猶利害也、明主之於諸侯、欲利之、則利之、欲害之、則害之、唯意所欲、爲如得擅富。○已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邪、已錢本作亡、史記同是也、亡無也、言臣者謂王稽、言無乃以王稽爲賤、而其言不足聽邪。

賓主之禮——范雎ヲ賓
客トシテ待遇スルコト

範ハ最敬ノ禮ナリ。

唯唯ハハイハイノ意。

呂尙ハ太公望ナリ、渭陽之濱ハ渭水ノ北岸。

載與俱歸——文王ノ車ニ載セテ、同乘シテ都ニ歸ルナリ。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唯音雖○庭迎下堂而迎也致敬也義渠見前先是秦取之以爲縣以其君爲臣於是義渠戎王與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閔病也敏達也言自竊病於不達事情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下見賢遍反○言羣臣皆敬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屏必鄂反○林西仲曰唯維發反下同○林西仲曰應之而不言有閒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復扶又反下復見同○踞長跪也臣聞始時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父音甫疏疎通下皆同林西仲曰漁父與國君非有平生之素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說始銳反○林西仲曰言深即前書所謂語之至者非淺近之說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尙卒擅天下而

文武ハ文王武王。

骨肉之間——太后ハ秦王ノ母デアリ、穰侯ハ太后ノ弟ナルヲ以テ、骨肉ノ間ト云フナリ。

厲ハ纒ト同シ。
被髮ハ頭髮ヲ結バズシテ、振リミダシテ居ルコト。
五帝三王五霸——秦策上ニアリ。

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其王也卒子律反下卒與同其王之王于況反下霸王同○即猶若也林西仲曰言文王不以呂尙爲漁父疎之與深言而成王業以比秦王與已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處昌呂反下皆同○林西仲曰君臣之事其大骨肉之間其語難皆當深言但未知王志不以羈旅爲疎而與之否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厲纒通下同被皮寄反下同○司馬貞曰癩惡瘡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愚謂亡放逐也烏獲孟奔育皆勇力之士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

箕子接輿——箕子ハ殷ノ臣、接輿ハ楚人ナリ、皆賢人ニシテ、狂氣ノマナシタル人。

即秦ハ郷秦ノ誤。

足下——昔ハ尊者ニ用ヒタリ。

夜行而晝伏。至於淩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蒲服與匍匐同。○彙載謂藏身於囊載而出。昭關楚關名。加之謂加於子胥。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行下孟反。○林西仲曰。二子無益於主。猶肯爲之。今行同於彼。又有所補。豈不爲榮。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斃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卽秦耳。所恐之恐。丘勇反。下所恐同。盡津忍反。○歷僞也。關君長曰。史卽作鄉。此恐壞字。杜口不言也。裹足不行也。林西仲曰。言身死反以累秦。失天下之心。所以爲恐。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而治賢於生也。離力智反。夫音扶。下同。治直吏反。○保傅。女保傅也。林西仲曰。言天下杜口裹足之後。則王所與處者。上則太后。下則姦臣。而已在。

是何言也——范雎ガ死亡ヲ畏レザルコトヲ云ヒシハ、秦王ノ意外ナルヲ以テ此ノ言アリ。

先生ハ先王ノ誤。其孤——秦王自ラ謂フ。

宮中不聞外事。必致終其身於迷惑。無與照察。姦邪貽禍不淺。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願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恩汗辱也。史記廟上有宗字。此恐脫落。幸先生之生。史記作王。此恐誤。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乘繩證反。騎奇寄反。爲于僞反。○齊策韓子慮天下之疾犬也。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多出師國虛。則韓魏或乘其間。故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

再辟千里——再ハ且ノ
讓千里ノ下ニ地字ヲ
入ル。——四指ノ博サヲ
云ノ、故ニ側手ト注シ
タルナリ。

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己少出師而使今見與國之不可
親，越入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與國指昔者齊人伐楚，戰
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
弗能有也。將子匠反辟關通。關君長曰：再字不見所指，又與下文不協。疑當作且，恐按史記辟下有地字，此恐脫落，側手曰扶通作膚。諸侯
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
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
者也。罷音疲，藉在夜反。罷露，疲露通。又作罷露，見呂子。藉，賊兵二語，蓋古語。李斯亦引之。以上言秦越韓魏而攻齊，其害亦如之。徐孚遠曰：秦之伐齊，其禍不至此而深言之者，以前言秦國之危，此猶隱之。若不重言伐齊之害，疑首尾不相應矣。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
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舍音捨。○吳師道曰：遠交近攻，秦一用此術。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
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趙武靈王亡中山。此言近攻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
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

韓魏可虛也——韓魏楚
道ガ秦ニ附ケバ、齊ガ
事ヘルヤウニナル、此
ナレバ更ニ韓魏ヲ伐チ
テ滅スコトガ出來ル。

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
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虛，墟同。○樞，謂樞要之地。虛，謂可使為丘墟。王曰：寡人欲
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
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穆文熙曰：唯謂親魏，非真親伐乃真伐也。惟親之乃可伐之也。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邱丘，魏邑。
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
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
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
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
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
善。行戶剛反，焉於虔反。○穆文熙曰：唯懇切數百語，無非激發秦王欲得此語，過此然後惟吾所言，無不聽矣。策士之術深哉。

〔考異〕

高本連前章今姑從坊本坊本迎下無謂字諸本會作今日二字今從纂坊
本人乃下無得字請曰作進曰俱下有南字高本勇下有焉字錢本上四句

皆有坊本凌水作菱夫幽四下無終身二字諸本接與下有漆身二字一本無今從之
之高本反閉下無關字姚宏曰李善引有關字臣意止出師曾本錢本作臣計王之
少出師不可親錢本作可親纂重幣並作厚幣坊本無王不如收韓一句高本欲收
韓下無韓字劉本有今從之坊本榮作宜○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鮑本歸上
衍南字○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與漆身姚宏云一本無漆身字是也○此天以寡
人恩先生恩擾也辱也○譬如馳韓盧而逐塞兔鮑本馳作施塞作驚非也○諸侯
見齊之罷露露亦疲也字或作路或作濶○王曰寡人欲收韓不聽為之奈何劉本
疊韓字蓋據史記補之耳策多省文此亦不必補焉○一舉而攻榮陽則其國斷而
為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鮑本榮作宜削魏字榮上有舉兵
而攻榮陽之文鮑蓋以為重複故改榮為宜耳不知此覆說見大勢以斷韓必聽與
上文不相礙也且此時宜陽之拔已久焉得改榮為宜哉上文云邢丘拔而魏請附
則是魏既附秦矣魏字當定為衍文鮑削之是也但漢儒之注書逢文可疑謹依原
文而存其說於注中未嘗悍然以意改正文其悍然以意改正文者自吳斗南兩漢
刊誤始而宋人最甚非聖人闕疑之道也○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本此有高陵進
退不請六字案下文曰四貴備又曰為此四者下秦王為太后下非所宜恥則四貴
謂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下文高陵涇陽下亦有華陽二字曾本是也鮑本分范睢曰
以下為別章高本是也○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穰侯封於陶勢如
列國故稱陶國以悚動秦王之心說士之用心可謂至險矣弊鮑本作徹通弊斷也
御駕御之也言凡諸侯之事決斷而駕御之○縮閔王之筋以縣之廟梁
縣之廟梁縮讀為縮縮抽也抽出閔王之筋以縣之廟梁

田單——史記二田文二

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
后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不聞其有王穰侯華陽太后弟
涇陽高陵昭王弟夫擅國之

注涇陽華陽以下八次章
ノ注文ナリ補正ハ范
睢曰云々ノ章ヲ前章ト
合セテ一章トセル高本
ニ據リシヲ以テ亦注
文ヲ分タザルナリ

四貴ハ穰侯、涇陽、華
陽、高陵ヲ云フ

四者下ハ上文ニアル四
人ノ貴者ノ下位ニ在ル
コト

縮ハ拔ナリ、筋ヲ拔キ
取ルコト

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
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
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夫音扶使所吏反斷音短○擅亦專也不顧不顧
謂刑人進退進退人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
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焉並於虔反○四者即四貴臣聞善為國者內固
其威而外重其權關君長曰言是人主之事而太后穰侯使者操王
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操七刀反○
者謂使用事者也操猶挾也言再擅國事故其人挾秦王之重決裂從約也天下總言山東
之國也愚謂剖分也符兵符也言再之使者分兵符於諸侯徵發其兵以往伐敵國諸侯皆
從其令也此言穰侯威權重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
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弊斷也御制也謂乘戰勝之威而斷制詩曰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
臣者卑其主披並普靡反○下章亦引此言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

廟梁ハ宗廟ノ梁ナリ。
宿夕ハ一夕ナリ。

仲父ハ父ノ兄弟ト同様
ニシテ尊ブナ云フ。

博ハ賭博ナリ。

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

管總理也猶專也。關君長曰史縮作擢義自不同。縮約束之也。蓋既擢其筋而約束之以懸之廟梁也。或曰縮與擢通未知孰是。

今秦太后穰侯

用事高陵涇陵華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

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

之子孫也。卒子律反朝直遙反。○危言以恐惕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

高陵涇陽華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

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齊下恐脫桓字。

〔考異〕諸本齊之下有內字今從一本。諸本華陽下無高陵二字亦從一本。諸本諱類已纂同諸本末高陵下有走字今從一本。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應於陵反與音餘。○應侯范雎也。恆思地名神叢神祠叢樹也。

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

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

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少詩照反藉並在夜反下同爲並于僞反下爲王同

○博局戲也投投瓊也。鮑彪曰右強而便欲自取勝。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

無危乎。此言國勢不無危乎。可以假人。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

病必甚矣。此言臣之勢不病必甚矣。可使大於君。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

百人誠輿瓢瓢心裂。以爭持者衆也。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

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

稱尺證反。○稱適也言秦國不適飄爲器用則止矣。既適飄爲器用而衆爭用之則國必分裂矣。猶百人輿瓢也。以上言國勢必不可分。臣聞之木實

繁者技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

主且今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

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

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披並普靡反上時掌反相息亮反王恐之恐丘勇反。○斗

食謂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二升見漢官表相國謂穰侯。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內扶其輔

尉內史ハ二官ノ名。
相國之人ハ穰侯恩顧ノ
人。

輔ハ權ノ誤。

太后、穰侯ノ謀。
符ハ太后ノ與ヘタル

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治直吏反。○關君長曰據前章輔恐權字訛蓋言其威持 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操七刀反。盡津忍反。○據前章今太后當作穰侯之幣帛猶其幣帛也。下章之力不同可以見矣。謂所得於諸侯之幣帛也。 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處昌呂反。○三貴太后穰侯華陽也。竭國以自安謂盡國勢利以自安也。上太后用之下穰侯華陽用之中王亦用之。是王處三分之一也。

〔考異〕

坊本無已稱之已字高本聞之下有也字諸本且今作其令一本其作且纂秦則聞之未去秦則見之故聞見並言鮑削聞字非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扶不亂不逆善爲政者不失其威內扶其輔臣使之直道外布四方之治故其政不亂不逆也。鮑扶字布字句四作而非。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如耳韓魏魏齊魏相芒卯魏將也孟

推琴ハ琴ヲ推シナルコト、中期時ニ琴ヲヒキ居タルガ、ソレヲ止メタルナリ。

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推琴猶論語含惡也料量也。 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行戶剛反。○智范中行韓魏趙六卿分晉故曰六晉。毛萇曰築墻者一丈爲板。何休曰八尺曰板。胡三省曰二尺爲板。愚按城不沈者三板言水深而城危則胡說近是。

智氏分一智伯ノ領土ガ、韓魏趙三家ニ分割サレテ滅亡シタルコト。

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行下孟反。乘繩證反。○行巡視也。驂乘車右也。兵車將居中。御居左居右爲車右也。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也。 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肘以肘築之也。躡踏也。踵跟也。不敢正語故肘足相警悟也。 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尙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

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易以鼓反。賢猶勝也。易輕易也。

〔考異〕

坊本無左右皆曰甚然六字。曾本劉本共無履魏桓子四字。肘足作踵肘。高本無賢下其字。○補正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此二句記者之言。明肘足所以接於車上。所謂插注法。非知伯言也。

魏醜夫——醜夫名ニハアラザルベケレド、名ト同ジヤウニ世人ヨリ呼バレ居タルモノナラン。

先王積怒——太后魏子ヲ愛スルコトヲ云フ、宣太后ハ武王ノ后ナリシナラン。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爲魏之爲于僞反。說始銳反。○穆文熙曰。死之無知。婦人何足以知之。太后雖強言無知。而實畏其有知也。

〔考異〕

曾錢劉本共乃私作及私一本無乃字。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

謂以人爲言而攻。攻地謂欲得地而攻。

其所攻者地也。

再攻魏欲得其地也。

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

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能

勝也。樂音洛。爲于僞反。○樂死。謂以爲君死爲樂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

其地而攻其人也。將攻韓故圍陘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

鮑彪曰。儀死至雎之相四十四年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田汝成曰。此或別一張儀。未知孰是。儀用事於韓。故圍陘以儀爲辭。所謂攻其人也。張儀之力多。

且削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

力多。謂得志也。言儀得志於韓。則削其地。以與秦。以自贖其罪。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

王之求於韓者。盡可得也。盡津忍反。○力少。謂不得志也。言不得志。則不能割地。因責而逐之。更與韓以不及儀者而求也。

而求也。

〔考異〕

得一本作能。坊本弗下無能字。削作割。如下無張字。○補正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田汝成云。張儀代遠。此或別一張儀。衡謂力勢也。力少。謂韓不重用之。言可得也者。言唯其所言而盡可得也。鮑改言爲盡非也。又案爲魏謂魏冉策。亦有張儀詳文意。亦似在韓。儀雖變詐百端。其名雷震於當時。恐不得有所謂陳驚坐者。當定爲一人。田說非是。

爲言ハ張儀ヲ以テ兵ヲ興スノ口實トスルナリ、即チ其人ヲ攻ムルナリ。

韓不盡ハ韓ノ地ヲコトゴトク割クヲ云フ。

市ハ利益ヲ取ルヲ市ト云フ、賣買共ニ市ト云フ、此テハ買ノ意ナリ、張儀ガ韓ニ於ケル勢力小ニシテ、秦ノ求ニ應ズル能ハザル時ハ張儀ヨリ下位ニアル者ヲ求メ之ヲ買收セバ、其人ハ秦ノ勢力ヲ借リテ韓ニ勢ヲ得ント欲スルヲ以テ、秦ノ利トナルヲ云フ。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應於陵反。過音戈。賈音古。下同。璞，璞同音，因誤聞也。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按史記：趙公子成號安平君，與李兌俱。圍主父，此平原或安平，說降貶損之也。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穆文熙曰：大抵人之徒有名而無實者，皆朴類也。然物之朴易辨，而人之朴難識矣。

〔考異〕

坊本樸作朴，無視之二字。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從如字。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秦相之相，於陵反。輕，牽改反。○輕猶忽也。身言以牙與噬。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

金盡者功多，金多者功少。秦對斯功多，多伊ノテアルトノ意。

曰君ノ間ニ武安二字ヲ脱ス。又即ノ間ニ曰字ヲ脱ス。

三公ハ太師、太傅、太保ヲ三公トス。周郡呂望ハ周武王ノ功臣ニシテ、周ノ三公ノ人ナリ。邵公奭、太公望ナリ。

高會相與飲。予音與，下皆同。○武安地名，高會大會也。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謂應侯謂唐雎也。邯鄲，趙國都也。言邯鄲之人誰來取金者，於來取時，其謀攻秦者固未可得。盡予金也。其可得予者，則與之相親，當如兄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復扶又反。○公指唐雎也。與讀如爲，言雖爲秦計功者，則不問金之所出入，其可得予者多而金盡，則雖之功多矣。恐或金不足，故復予五千金也。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能猶足也。言散金不足三千，士相與爭得金，攻秦之謀敗也。

〔考異〕

坊本已欲作己有。一本王見作臣見。高本無使唐之使字。行下更有行字。○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鮑本欲作有非也。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應於陵反。韓趙使蘇代說也。曰君之間有武安二字。又下有曰字。此恐脫落武安君。秦將白起也。馬服君，趙將趙括也。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邯鄲，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邵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

攻趙亡趙ノ誤。因以ハ割以ノ誤。因而割之ハ趙ヲ亡ボサズンテ、趙地ヲ割キ取ルダケニシテ、武安ニ功ヲ立テサセナイ方ガヨシ。

下固不得之矣。王王下並于況反爲秦之爲于僞反。下爲趙同。○史記無以字此恐衍文。秦嘗攻韓邢丘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上黨不降秦而入趙。爲趙守之故曰返。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無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爲武安功。樂音關君長曰史攻作亡按上文趙亡兩見史似長史上文曰韓趙恐下文曰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此言因趙恐請和而割取其地史因作無言趙割地約和則白起無亡趙以爲功也此句欠通得史明暢。

〔考異〕

坊本然下有曰字諸本周下無邢字今從錢劉本諸本邢下無丘字今從一服乎武安秦將故稱君馬服趙將故不稱君主客之辭也鮑本服下補君字非也○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錢本劉本周下有召字案周顯於治績未嘗以軍功稱此周指國號有召字非也○秦所得不一幾何劉本不一作無得於義而未通於字鮑作不能幾何以意妄改耳吳云亡字誤分爲不一此說得之。

應侯失韓之汝南。應於陵反下同○應侯嘗取之而今失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

汝南ハ應侯ノ私邑ナリ。相室ハ家令ノ如キモ天下無有ハ公ホ下子ヲ愛スル人ハ天下ニハ無イトノ意。

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

子時同也。臣奚憂焉。相息亮反○相室家臣之長猶諸侯相國也按韓子相室號而稱相室耳臣奚之臣列子作巨林希逸曰巨詎同此作臣誤也。臣亦嘗爲子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

乃即與爲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兩爲子疑並當作爲梁餘子蓋脫文餘子支庶也言爲餘子時無地而不憂。

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

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蒙傲曰臣請得其

情。便安也情情實也。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

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爲秦王爲

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尙奚生不若死。秦爲

之爲子僞反將子匠反○關君長曰勢恐幸字訛愚謂爲將二字恐衍臣恐而字訛細謂小國逆猶犯也言韓以小國顯逆誅責奪汝南是輕秦所師尊而侮傲無將才也。應

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關君長曰傲謂必死以取汝南而唯之言如是傲因知其情也。蒙傲以報於

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不聽也以其爲汝南

爲將ノ二字衍文。臣以ハ而以ノ誤。

虜ハ慮ノ誤、此以後ハ
應侯ガ何チ謂リテモ白
分ノ私邑ノ利益ヲハカ
ル者トシテ、秦王ガ聽
用セザリシナリ。

虜也。

以猶以為也。關君長曰虜恐慮字訛蓋言王以為唯為
亡汝南之憂慮也。每唯言伐韓而王不聽為之而已。

〔考異〕

一本君亡下有汝南二字坊本公之作公子高本下即與作與即劉本無即
及一本無虜字○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相室即室老春秋時所謂
宰也天下無有言無有比也鮑本之字誤子遂以也字為衍妄矣○乃與即為梁餘
子同也鮑改作即與非○此其情也姚宏云一本情下有何字案也問辭猶言乎論
語曰十世可知也有何字非吳師道引姚校何字誤何事○今傲勢得秦為王將將
兵姚宏云一本無為字案秦字句勢得秦威行於秦國也為于偽反為王以下語所
以勢得秦也下將率也鮑本作得為秦王為將夫將官也不可以勢得蓋亦以意妄
改○以其為汝南虜欲汝南之情為蒙傲
所獲猶為敵所生獲故云為汝南虜也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
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
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 復扶
下皆同○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
俸秩祿也 趙人畏懼也 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
舖餽以靡其財 靡亡池反○以食食之曰舖以食饋之曰餽言勞苦戰陣者相饗
以慶不死傷也靡散也厚葬厚養相饗以靡散其財也此言秦民

〔難題〕五校大夫史無
校字蓋因下文而誤
衍。

漂鹵ノ鹵ハタテノ大ナ
ルヲ云フ、流血ノ爲ニ
タテノ流レルコトヲ漂
鹵ト云フ。

歡喜而 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勦力同憂
奢侈 耕田疾作以生其財 此言趙民畏 懼而懲也 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
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
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
其國內實其外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 朝直遙反好呼報反
長曰嫁往也列子天瑞篇曰將嫁于衛此言使 者出往四方諸侯也外成言外與諸侯交成也 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
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 將子匠反下除將加
言亡其營 校之部也 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
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
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
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
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

頓首ハ首ヲ以テ地ヲ叩クヲ云フ。

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翦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數色角反。○關君長曰：趙出攻秦，內秦。故趙爲寇，圍邯鄲後，數攻之而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強並其良反，爲于僞反，下爲。一爲天同。○重，謂重賞也。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雖不行無罪，當作不行雖無罪。關君長曰：覽猶聽覽也。釋，舍也。舍，趙不攻，以養息秦民。撫其恐懼，伐其僇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夫音扶邪音耶。○高誘曰：言不能爲起屈。

一臣ハ白起自ラ謂フナリ。

欲以勝爲嚴，則不若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不忍爲辱軍之將，所謂愛名也。穆文熙曰：詳觀前後，蓋應侯既許趙和，以阻撓武安，而又勸秦王，強起武安，以重其罪，而杜郵之禍始成矣。唯真殺起哉。

〔考異〕

坊本糧並作糧，食作實，勳作戮，晏退作晏罷。高本無將之下卒字。之戰作戰之。纂流，血作血流。坊本以故下無至今二字。嘗作常。民心作民。以纂二軍作本諸侯上無觀字。今從纂。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

下退嫁反。○蓋時王稽爲將。

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

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

莊人名，與許也。蓋王命勿用人言，而稽許之也。莊曰：

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

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

去起呂反。下同。○既去賣

之後不能無思慕。此令必不行者也。

守閭嫗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

內納通。○閭里門也。嫗老婦也。高誘齊策

注曰：孺子，幼艾美女也。內，謂私之也。士者，未取妻之稱。戰國纂標注云：此處有缺文。某士以下似有此言，有必行也。一句。

貴妻已去，愛妾已

宮園嫗ハ里門ノ門番ヲスル老婦ナリ、軍吏ニ諭フ。

欲教之者云々ハ父ノ命ニヨリテ妻妾ヲ去リタレド、去ル心ナキ爲ニ父ノ目ヲ忍ビテ密會スルナリ、其ノ男女ノ密會ヲ見レバ、之ヲ其父ニ教ヘント思フハ人心ノ皆アル所ナレバ、軍吏ニ注意セヨト云フナリ。

故ハ舊故ノ故。

恩以相云々ハ臣ガ死シタラバ、特恩ヲ加ヘラレテ、相國ノ資格ヲ以テ葬ヲ賜ハラバ、臣ガ自殺ニヨリテ臣ハ罪ヲ受ケタコトニナリ、又相國ヲ以テ葬ラレカラ、世間デハ秦王ノ過トハ思ハナイ。

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雖已去賣之而本無是心故不能不
人告我之心人皆固。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
有此言所以必行也。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
卑於守閭。軍吏告稽其言必行。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
人成虎。十人揉椎。衆口所移。母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
禮之。三人言市有虎人必信之見魏
策採屈伸之也言衆怨可恐。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
摯以反。惡毀也摯稽之副也。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秦法任人所
以其罪罪之唯任稽爲。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遁逃
河東守故欲兼誅之也。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
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援于眷反。魏在秦東故
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
議也。罪人指王稽。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
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相息亮反。有
之言有是理。

〔考異〕

坊本嫗曰下有日字某士作謀士高本某夕作其夕儒作儒坊本十人作十
夫一本職作執一本作取。○其夕某儒子內某士曾鞏云儒恐作儒姚
宏云錢作儒案儒字是也其鮑作某亦是鮑本上有日字蓋曰字誤衍後訛爲日耳
○開罪於楚魏蓋唯嘗得罪於楚故云開罪於楚魏但其事不至如魏甚故史不傳
耳鮑輒削楚字妄甚。○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遇惑爲人所惑也或未
定之辭唯本不與王稽同心但秦法峻不敢直言抗論欲使秦王得之言意之表故
其言如此惑字明字上下相照筆力千鈞鮑改遇爲恩又削或
字則爲自稱之辭是唯自甘陷罪人也有此理乎不思甚矣。

秦攻趙蘇子爲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
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
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爲于僞反。○爲謂爲趙也博論而技藝之言博論撰
其才而各從技藝而用力不困功力不窮也多聽
而時用之言多聽受其言而以
時施用之惡不章過惡不顯也。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
用也。即時所謂多聽
而時用之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
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
而世不妬其業。行下孟反。惡鳥路反。○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
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

後ハ復ノ誤。

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樂音洛。後恐復訛。

言地既廣矣。民不樂復有事也。不再行言一舉而止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

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輸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

利也。力盡謂民力盡也。必期必也。四輸謂通達四方也。邯鄲趙都也。得邯鄲謂得其國也。今雖得其國。兵頓力盡。四方來伐。非秦國長久之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贏而不休。又嚴之

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言四方來伐。則地廣而不得耕。民贏而不得休。又新民未服。嚴之以刑罰。則一旦雖畏服而卒離散矣。此所以非國之長利也。

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

不入也。物事也。斷猶止也。地不入謂地不為己有也。言戰勝國宜安而危者。以戰事不止也。上文民贏而不休。是也。功大權宜重而輕者。以地不為己有也。上文

雖從而不止。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勝戰而兵不休。過任之事也。功大而猶求功無已之求也。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王況反。言知微不止至著而不忽者。可強國。察休息民。當事可用而不盡其力者。可霸。明輕積至重而能慎者。可王。此言秦王宜不忽輕微。早案兵息民而無攻趙也。

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

為從。將以逆秦。從子容反。下為從。一識從同。○從合從也。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

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

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盡津忍反。○吳師道曰。此時必二人欲為從。夫慮收

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

也。夫音扶。罷音疲。下皆同。○關君長曰。慮字恐因下文誤。衍亡齊。謂有亡形也。趙為秦所攻。故謂存亡不可知也。許應元曰。是時韓秦方睦。故以秦韓並說。夫齊

威宣者。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

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為齊兵困於穀。塞

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虛戾。將子匠反。下皆同。塞先代反。虛音墟。○關

君長曰。十年屬上。攘地恐衍。年下承以秦人。文理自順。愚謂遠迹畏而避也。服疑當作報。戾疑當作矣。皆字之誤也。或曰。戾厲通。居室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為厲。鮑彪曰。此樂毅入臨淄之役也。秦與

五國共敗齊。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

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言齊破韓魏宜強。而反遭破。韓魏宜亡。而乃僅存者。以齊攻伐秦楚。而後受其殃故也。今

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

【離題】田單、疑並當作魏齊。
夫慮ノ慮字衍。

攘地ノ二字衍。
不服ハ不報ノ誤。
虛戾ハ虛矣ノ誤。
【離題】虛戾。虛謂城邑為三丘墟。戾厲通。人死魂魄游蕩。是謂入多死。

田單ハ田文ノ誤。

客有以下四十二字錯簡。

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田單疑當作田文。司馬穰苴也。言當富強之時。尙不能爲從窮秦。況以今欲爲之。可謂至誤。又知從之一不可成也。從一不可成也。一句結上起下。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此四十二字。疑他章錯簡。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懷蓋魏地。三國齊楚趙也。從之謂將追擊秦也。趙奢趙將。鮑佞齊將。言三國起兵欲救懷。追秦而卒不果。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秦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罷也。故裂地以敗於齊。亡音無。敗必邁反。○亡其猶亡乃也。罷驚也。言不救不從者。以兵困將驚。秦不可當也。非有愛憎也。故諸侯裂地賂秦。以敗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馳於封內。卽橫行於中也。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惡音烏。○結上文兩節言從之必不

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解兵謂解攻趙之兵也。二十九年不相攻。相攻此辨士增飾之辭。不必深辨也。

〔考異〕

坊本蘇子下無爲字。聖主之主作王。下賢主同。高本怒趙作趙怒。坊本輪作輪。高本無識乎二字。纂識作知。高本民用作用。民坊本攻秦下更有秦字。塞作函。高本無爲從一之爲字。坊本今臣作今人。一本佞作接。坊本是以下有知字。諸本罷也之罷作能。今從一本。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說始銳反。○吳師道曰。張儀當作韓非。按韓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吳說是也。言不審。卽不智也。裁制也。言察其言當否。以裁制其有罪無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從子容反。下皆同。難乃且反。下爲難同。○天下總稱山東也。陰北陽南也。物茂卿曰。趙爲從長。故此不言趙。而北燕南魏。專據趙立言。韓最親秦。乃從家所擯。故曰收。且韓非回護詞耳。愚謂荆楚也。避莊襄王諱。固結也。韓時弱多喪地。故曰餘。韓西南西面之訛。韓子可以證矣。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關君長曰。蓋古語。以比六國有三亡之道。而秦得天下也。引此結上文。故曰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日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治直更反。

張儀ハ韓非ノ誤。案ズルニ吳師道ハ、韓非ノ初見秦ニヨリテ張儀ヲ韓非ノ誤トシタレト、下文六國ノ從約ヲ破ル言ヲ見レバ、張儀トナスモノ是ナリ、初見秦ガ國策ノ竄入ナルベシ。

斧質ノ斧ハ人ヲ斬ル
モノ、質ハ上ニアリシ
樞質ニテ人ヲ斬ル蓋ナ
リ。

斷長續短ハ其ノ土地
ヲ四角ニシテ計算スル
コト。

不足云々ハ力ヲ用ヒズ
シテ自然ニ天下ヲ兼有
スルコトガ出來ルノ
意。
是知ハ是故ノ誤。
此甚ハ此其ノ誤。

萬乘ハ兵車ヲ萬乘出ス
國ヲ云フ、大國ノ稱。

下不治同。○ 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
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也。其上不
能殺也，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
行，故民不死也。數色主反，下皆同。質，鑽同。○ 藏貨財曰府庫。穀粟曰困倉。困，圍
倉方也。張軍，謂張設軍陣也。管子：張軍而不能戰，白刃在前，斧質
在後，言刑器在前，後誅不進戰者也。韓子：去走作却走。下
行字作信，此恐誤。上不能殺，下不能死，以賞罰不信故也。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
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
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斷丁亂反，下
斷死斷生同。
○ 物茂卿曰：不論已有功，未有功，皆從事戰鬪，蓋言賞罰明之效也。愚謂衽衣衿也。頓，踴也。
徒空手也。裼，袒也。韓策：秦人損甲徒程以趨敵，熱灰謂之煨，煨，炭火也。斷死，以死自斷也。前
謂未戰以前也。比並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
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
以勝天下矣。夫音扶，下皆同。○ 合與敵合戰也。今
秦以下至此言秦賞罰信之效也。 今秦地形斷長續短，
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

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
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斷音
短。○
與天下言與天下爭也。物茂卿曰：良將所練其軍有名，如岳家
軍類，故曰名師。師，軍旅也。愚謂韓子知作故甚作其此恐誤。
民病畜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
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積子賜反，下同。索，所白反，下同。王于況反，
下霸王同。盡，津忍反，下同。○ 頓，壞也。索，盡
也。穀田曰田。麻田曰疇。
無異故，猶言無他事也。 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
秦，北破燕，中使秦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
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
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濟子禮反，
塞先代反。 且臣聞之曰：削
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關君長曰：株在土上，故曰削根在
土中，故曰掘。謂使無萌蘖之生也。 秦與
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奔走，東伏於

以強ハ以弱ノ誤。
陵三晉ノ陵ハ凌ト通
ズ、威壓ノ意。

立社主置宗廟令ノ社
ノ下ニ稷字ヲ脱ス、社
稷ノ主宗廟ノ令ハ、並
ニ君主ヲ云フ、上句ノ
亡國ヲ收ムルヨリ來
ル。
比志ノ比ハ親ナリ、一
致スルコト。
以詐——詐ハ計ノ誤。
數句——句ハ十日ナ
リ。

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
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
也。四鄰諸侯可朝也。朝直遙反。下同。○郢楚都也。韓子五都作五湖。按都渚豬
古字通用。五都即五湖也。伏竄伏也。舉如舉物然。言易也。
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
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
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令荆之令力呈反。下令魏同。○不爲不爲
此謀也。韓子社下有稷字。此恐脫落。下同。
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有音又韓
子作又比
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
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
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
鮑彪曰。魏居二國之中。而爲與國。故
舉魏則二國不通。趙尤近秦。故危。

鮑彪曰。魏居二國之中。而爲與國。故
舉魏則二國不通。趙尤近秦。故危。

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

一國ハ秦ヲ云フ。

兩國ハ秦ト陶トヲ云フ
陶ハ穰侯ノ私邑ナリ。

完河間ノ完ハ筦ノ誤。

令魏氏敢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
二矣。韓子宗廟下有令字。此恐
脫落。此言二失霸王之道。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
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
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暴步木反。○鮑彪曰。兩國
壽以廣陶之類。恐謂潞露通。贏也。呂子
士民罷潞是也。此言三失霸王之道。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
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
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
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輕牽政反。○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
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之人。故曰雜。無險固。故曰不便。
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
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
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
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降戶江反。下同。○上
下謂君臣貴賤謂卿

蓋ハスベテ木ノ中ニ入
リテ木ヲ害スル虫ヲ云
フ、害スル意ナリ。

霸王ノ霸ノ上ニ并字ヲ
脱ス。
地尊ノ尊ハ曾ノ誤。

兵怒ハ負弩ノ誤。

士完當從韓子作筦蓋字
之誤也筦管同猶包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
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蓋東陽河外本齊地而趙嘗取之今復齊取之故曰反是齊燕皆乘趙敗而取之也。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壞音怪。○關君長曰蓋若蠶食魏無救援故也荆獨立欲次物曰編編隨言衆隨而降伏也。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韓子霸上有并字此恐脫落韓子曾作會此恐誤曾乃也韓有亡形故曰亡國。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下一量知謀臣之拙。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復扶又反。○韓子兵怒作負弩此怒當作弩字音之誤也天下二量知兵力所至。軍乃引

左右ハ軍ノ左右異。
周武ハ周ノ武王。
素甲三千領ノ素甲ハ飾
リナキ甲ナリ、粗末ノ
意、衣服ヲ數フルニ領
ト云フ、領ハエリナリ。

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并併同。○李下邑名厚猶大也交罷却謂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三量知兵力所至。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極謂度其力之所至以猶以爲也豈其難矣言天下易合從。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言內空虛外合從易成。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將子匠反飲於鳩反洹音完。○百萬之衆飲馬故水竭而不流也。縞之纛者曰素質略之義素甲蓋言不堅也吳語素甲丹甲以色言恐與此義異莫不傷言傷殷之亡也。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

錯龜ハ續龜ノ誤、龜甲ニ小ナル穴ヲ明ケ、ソレヲ火テ燒キ、ヒビノ入りタル形ニヨリ、吉凶ヲ判ズルヲ云フ、卜法ナリ。
數策ノ策ハ筮ヲナリ、筮竹ヲ數ヘテ數ノ奇偶ニヨリテ、吉凶ヲ判ズ、易ノ法ナリ。
反智伯之約ハ張孟談ガ韓魏ノ君ニ説キ、智伯ガ二國ニ約シタルコトニ反シメテ、趙ト韓ト魏ガ智伯ヲ亡ボシタルヲ云フ。
舉破ノ舉ノ上ニ一ノ字ヲ加フ。

以主爲謀云々ハ以爲爲王謀不忠者ノ誤、以テ王ノ爲ニ不忠ヲ謀ル者ト爲セリ。

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主之功。借所吏反。○三國晉韓魏也。禮大夫稱主錯當從韓子作鑽字之誤。張孟談趙之謀臣也。反智伯之約謂反智伯與韓魏之約兩國韓魏也。智伯之國疑當作智伯之軍。今秦地絕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昧死謂膝昧而犯死罪以舉之舉據下文當作一舉而三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爲謀不忠者。徇行以示人也。吳師道曰韓子作以爲爲王謀不忠者愚謂韓子可從但今本無一爲字。

〔考異〕

韓子審作當無餘字無以逆攻順者亡六字曾本張軍下有聲字韓子千作十百萬下有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二十字坊

本去走作去之罪作非一本罪下有也字今從之坊本無其上不能殺也六字韓子作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殺也錢劉本無其百姓不能死也七字有功無功高本作不攻無攻坊本作不攻耳無相攻事曾本與韓子同今從之韓子寇下也作耳煨作鑪比坊本作比比韓子作皆生也之也韓子作者貴奮下有死字合皆作對一本作勝韓子勝作剋下同斷作折續作補下同數百開有十字下同破下無也字異故下有其字臣敢言云云昔者作臣敢言之往者高本東破作中破韓子無之君二字地上有土字濟上有齊之二字高本坊本皆作濟清河濁本與韓子同今從之無高本防作坊韓子無齊下無故字且下無臣字削株掘根作削迹無遺根坊本亡下無奔字韓子作荆王君臣亡走伏作服當是之時作當此時也下同舉荆作荆可舉中下有以字陵作凌下同退下有復字人和開有爲字高本合作今韓子人收開有得字帥作率下同已無作以失下同有比作又比詐作詔下同梁都作梁郭下志絕作意絕孤下有疑字氏和開有爲字氏收開有反字坊本聚作取韓子澠作疲上非作下不眠作萌然則下無是字完下有山東二字羊腸降上黨作踰華降上黨三十六作四十六十七作七十一民開有士字皆秦上有此字下無之字有也下有以字而已皆作而畢曾本爲秦上有反字韓子中呼開有山字高本坊本趙舉作舉趙下無舉趙二字一本與韓子同今從之韓子無韓必之必字坊本無一荆魏不能獨立六字韓子挾作挾以東作東以弱齊燕作弱齊強燕流作沃氏一開有是字敗下有也字拱手作垂拱須下有之字諸本編作徧韓子同今從一本韓子伏作服下有矣字成下無也字退與開有復字以大有夫字當亡下有而字當霸下同固量開有以字高本量秦下無之字坊本無悉卒之卒字韓子作士卒慄作竦固量開有已字錢本秦力開有之字下同韓子引下有而字致作至非能厚勝之作不能剋之一本勝之下有道字又交罷却韓子作又不能反運罷而去豈其難作幾不能下比開有皆字可有下無也字帥天下將百萬作將率天下甲兵百萬谷作溪水作谿武下

有王字無領字一日作一夜下有而字劉本無莫不之不字韓子同韓子決水下有而字三年作三月數策作筮一字而使作乃使下有其臣二字於是下有乃字無之國二字坊本襄主作襄子韓子作成襄主之初無以此之字味死下有願字所以見下文與此案姚說是也今且依高本而存其說於注中○臣聞天下陰燕陽魏趙爲從主燕在其北魏在其南故云天下陰燕陽魏也○而皆去走不能死走謂敗走鮑改爲之非○不攻無攻相事也○不攻句相助也言不攻者非不敢攻秦國無寇始無可攻以助事也○曾作有功無功蓋以意改之鮑不攻下補耳字倒置攻相皆非○斷死於前者比是也○比皆字之壞韓非作皆是也鮑更補一比字作比比非○東以強齊燕齊燕時爲秦與國故曰強齊燕下文云東陽河外不戰而已爲齊矣中呼池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又云齊燕不親可以見矣其言是一舉而壞韓魏挾荆以弱齊燕者秦用遠交近攻之策四國既破則次取齊燕乃其本謀也故曰弱齊燕與此自別韓非改此文作弱齊燕後人不能通韓意依下文改之耳不可從○天下莫不傷劉本無不字韓非同是也○錯龜數策錯文也謂鑽之策著也○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一本無舉字韓非同是也○以主爲謀不忠者主猶首也言爲不忠者之首也鮑改作主不忠於國者非也○家有不宜之財則傷本宜義通本資本也言家有不義之財則人疾害之反傷損其資本鮑改本爲今下屬爲句非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遇見也爲人見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應於陵反下同任音壬○保任二人以舉之官而安平降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

趙稽通諸侯

補正ノ家有不宜之財以下ハ張儀欲以漢中與楚章ノ注ナリ補正高本ニ據ルヲ以テ此ニ連々今姑ク原本ニ從フ

應侯ハ范雎ナリ

揖ハ手ヲ拱スルコト、對等ノ禮

乘義ハ義ヲ行フナリ

期ハ目的ノ意

蔡澤天下駿雄弘辨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相息亮反下同○倨謂揖而不拜也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讓責也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音扶下除夫信庸夫餘皆同○凌約言曰此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與音餘下除與天餘皆同○史記聖上有而心二字此恐脫落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辨智之期與應侯曰然樂音洛○質猶體也期限也猶極也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復扶又反下同○理治也統緒也純粹謂全美也史

記道下有德字此恐脫

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

其卒亦可願與

種章勇反下同卒子律反

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

以說復曰何為不可

史記復下有謬字此恐脫

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母

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

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

盡津忍反下同還音宜治直吏反為

于偽反下為王為君孝為楚為越為秦使同將子匠反○極身猶竭已也還環通用荀子比

周以環主又云比周還主注云還繞也管子兼上下以環其私注云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

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繞身故曰環其私素懷通誠也蒙冒也欺舊交必見怨咎而猶冒為之虜卬即是也事詳于本傳及呂子無義篇攘斥也

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

顧毀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

行不之行下孟反

大夫種事越王

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

富貴不驕怠

解佳賣反○離困之離依下文當從史記作離蓋字之誤

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

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不

還私ハ私ヲハタラカス
情素ハ實ト同シ、情ハ
實ナリ、素ハ飾リナキ
コト。

離困辱ノ離ハ離ノ誤。

可哉

知澤之欲困己以說而為此言所謂謬也

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

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

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

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

辱憐其臣子

奇者夫曰言以其君父為戮辱忠臣孝子之故天下却憐其臣子

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

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

微子去殷孔子去魯管仲

不死於公子糾

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

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

豈不亦忠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

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

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

知何如也

閒音閑○少閒少空閒也其猶之也案是書之其互訓上章之幣帛之

未知何如ハ知ラザルニ
アラズ、言ヲハバカル
ナリ。

批忠ノ批ハ排撃ノ意。

九合一匡ハ九タビ諸侯ヲ會合シ、一タビ天下ヲ匡正シテ、王室ヲ尊バシメタルコトヲ云フ。
葵丘ハ地名。

不及ハ不返ノ誤。
輕重ハ錢ヲ云フ、財政ヲ調和スルコト。

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難乃且反。○批推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史記作與時變。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差初佳反。夏戶雅反。呼火故反。○及當作反。史記作返。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量音亮。○阡陌田間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

支解ハ手足ヲ斬リハナス刑ナリ。

楛ハ倍ノ誤、背ナリ。

諷ハ風ト同シ。

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數色主反。下同。并併同。下同。四字。此恐脫落。馬服。趙括也。業。帝謂使秦基業。懾失氣也。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塞先北反。下同。從。越屬揚州。故曰揚越。按呂子執一篇法。盧文昭云。起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篇亦同。至戰國秦策。韓非難言問田兩篇。史記蔡澤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既攢射矣。何必不櫛割。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剏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楛而殺之。關。勾古侯反。○墾草。墾開草萊也。剏邑。剏造邑居也。楛。當作倍。背也。史記作負。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諷。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

大投分功ハ一手ニ勝
ツコトヲ大投ト云ヒ
勝ヲ人ニ譲ルヲ分功ト
云フ。

棧道ハカケハシ。

歸相印ハ宰相ヲ辭スル
コト。

世世稱孤ハ代代諸侯
トナリノ意、諸侯ハ自
ラ孤ト稱スルヲ以テナ
リ。

世長爲陶朱。信音仲。○范蠡去越居陶。易姓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大投謂欲全勝分功。謂欲彼我無偏勝。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施音移。行並戶剛反。○按史記衛鞅傳。劍人之所施。易如淳曰。施讀曰移。此施與之同。蓋言移三川財貨。以實宜陽也。斬絕也。此言斷三晉之路。棧棚也。施於險絕。以濟不通也。關君長曰。唯之功極矣。秦王欲入亦有其功。若博者欲分功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喬王子晉。松赤松子也。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辨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强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朝直遙反。說音悅。下同。强其良反。○篤猶甚也。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之使所更反。質音致。

惡ハ讒言ナリ。

〔考異〕

高本嘗作常。一本代我有欲字。高本君何作何君。纂手足作百體。強下有手足便利四字。年上有天字。史同坊本絕下無與。天下終一句。纂還私下有設刀鋸以禁奸邪七字。史同高本願作固。坊本霸王下主離主雖同。身雖死無憾悔。劉本作身雖無成。無悔坊本何爲下有而字。錢本干忠下有而字。胥智下同。曾本戮辱下有而字。坊本君臣作聖一字。纂不欺作敦厚。史作惇厚。高本無今主之今字。坊本桓公下無九合諸侯一句。曾本啓作噉。史同坊本不及作不近。擊作懇。倍作培。高本功成作成功。坊本諱作屈。欲得下無矣字。如是作如時。一本授之下。有退而巖居。川觀六字。史同。○謂天下繼其統。守其業。鮑注統緒也。坊本緒誤。繼。○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鮑本脫。與天下終四字。○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主陳本誤。立坊本誤。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二主字。鮑本誤。王。○以君臣論之。以君臣際。遇論之也。鮑改君臣爲聖。蔡澤雖不聞道。豈以商君吳起大夫種輩爲聖人哉。可謂妄矣。○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鮑本脫九合諸侯一句。○勾踐終倍而殺之。倍擊也。鮑本誤。拮。○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以賭博爲論也。費本萬金。一投盡之。謂之大投。即後世所謂孤注也。分萬爲十一。

投千金謂之分功大投論專任一人分功論分任數人言秦將黜唯用他人也○決羊腸之險塞大行之口鮑決上補以字非○棧道千里於蜀漢鮑據史記於上補通字案此史遷自爲文耳策文以簡潔勝原文自通不必補○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分提秦與唯以見其必危故上句亦安矣字鮑削上矣以一矣字承二句文氣反弱

孝文王 凡一章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賈音古質音致下同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宛城數色主反衣於既反遺唯季反處昌呂反吳師道曰字書無宛字龍龜手鑑云音脚故往說之曰子侯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說始銳反下說秦說王說趙同倍音佩下同故特也子侯秦太子也異人異母兄不可知謂多變也與上秦攻趙章之所言自別一日猶一旦也關君長曰身爲糞土猶言化爲糞壤也言一旦背約則身必死

在中秦ノ宮中ニアルナリ。不可知之國ハ案ズルニ趙子云フ、注非。

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爲于僞反○聽許也計事即使秦必來請是也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后孝文后華陽夫人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門下屬官太子太子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子侯壽於朝生累力委反○春秋高謂年老也碩哲夫曰山陵墳墓處王崩則發山陵爲陵之稱胚胎于此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曠是山陵崩也乃諱辭也關君長曰禮天子死曰崩蓋取是義也後世山

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切七計反又如字○一切謂不問他也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

山陵崩ハ莊襄王ノ死ナリ。朝生ハ朝生暮死ノ虫ノ名、カケラウノコト。一切ハヒタストラト云フガ如シ。四維ハ天地ノ間ヲ四本ノ綱テツナギアルヲ以テ、天地ハ永ク安泰ナリト云フ、古説ニ本ヅキタル語ナルベシ、四維テツナギシヨリ安シノ意、維ハ綱ナリ。引領ハ首ヲヒキノパンテノ意。

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避席敬也。

生蓬高，無人跡也。按士倉當作士倉，韓子有杜倉，即此人。焦氏筆乘：士即古杜省文。士姓杜伯之後，士毅士會士燮士當，皆作士，傳為耳。趙未之遣，不

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

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畱計。是抱空質也。關君長曰：顧，思念也。不畱計，謂決屠

趙計，抱持也。不顧質子，如無質也。故云持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

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施，始豉反。關君長曰：言異人自以趙為德而講好。秦王老矣，一

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高誘曰：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太陰也。謂死

亡也。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出也。二說未知孰是。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

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說音悅。

鮑彪曰：以王后楚人，故服楚製以說之。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

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畱止。少詩照反。誦，誦書也。畱，止於宮中也。間曰：陛下嘗軻

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

存存問ノコト、見質ナリ。

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

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之使之使所吏反。問謂政事之際。應邵曰：陛下升堂之陛，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

告之，愚謂後世陛下之稱，昉于此。軻，礙車輪之木也。軻車，謂止車也。蓋孝文王昔嘗質趙，不欲言其質，故曰軻車。一介之使，單使也。存，勞問也。早閉晚開，言有警也。王后

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相息亮反。

下同。○是為莊襄王。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

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華胡化反。○致邑，為太后養地也。

〔考異〕坊本麻作麻，藏下無其字。說王作謂王，曾本止作請。○關，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趙之於秦，利則親之，害則倍之，其情不可預知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八字一氣讀，吾下含為子二字。文義自明。○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

太山寧矣。而又四維之，極言其寧也。○陛下曾軻車於趙矣，軻礙輪之木，軻車猶言止車也。

始皇帝 凡五章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

子質於秦。質音致。下同。○事燕，言使以燕服從秦為事。昭襄王策所謂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即此事也。文信侯

河間ハ文信侯ノ私邑ナラン。

因請張唐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

相息亮反。下同。○史記燕者上有之字。此恐脫落徑道也。

言自秦之燕者，必道經於趙也。史記云：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

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

我自行之，而不肯行。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

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

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

令庫具車，既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

○去咸陽七里，即杜郵也。孺子，童子也。指甘羅也。幣，貨財也。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

乘繩證反。為于僞反。○高誘曰：『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

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史記下歸燕太子，上有秦字。此恐脫落什一十分之一也。

〔考異〕

曾本唐相間有往字坊本唐相燕下無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十二
字諸本曰臣下無請字今從一本諸本曰去作去曰今從曾本坊本令庫作
今庫趙攻上有與字○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趙獨攻燕故與秦所得什
具幣鮑本令誤今○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趙獨攻燕故與秦所得什
一而秦不敢違若秦出師則秦爲兵主趙安得與
之什一而秦亦肯聽之哉鮑趙上補與字謬甚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
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不即之不與否同○參謁也言於義不謁拜諸侯也於是頓子曰
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
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
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鈔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
而無其名者也推吐回反積子賜反下同○鈔耨皆芸苗器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
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
者也暴步木反○耨除草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
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乘繩證反○立疑位訛言王獨兼有尊富而遷母於燕孝之名實共無不如農商也

立六位ノ誤。

威不掩ハ威ノ上ニ王字
ナ添ヘテ見ルベシ、王
ノ威ハ六國ニ加フル能
ハズシテ、一人ノ弱キ
母ニ加フトハ、之ヲ辱
メタル言ナリ。

秦王恃然而怒恃物通變色也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
東而掩於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爲于僞反○始皇母本呂不韋姬以姪於嫪毐閉之於雍門宮故曰威掩
於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與音餘○建國謂先王建國也頓子曰韓天下
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
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資齋通○聽許也鮑彪曰時不通諸國故請王聽其往也忠謂社稷之臣即下文將相是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給供也
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
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亦
充軍國之用矣從子容反楚王之王于況反○恭當作供楚王則秦必見伐故雖有萬金王不得私用之亦以充軍國之用矣秦王
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
將子匠反相息亮朝直遙反○四反○李牧趙將也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國燕趙韓魏也
是皆要終言之

〔考異〕

高本有有無一有字勞作勢坊本建作戰韓魏從下無韓魏從三字諸本無亦充軍國之用矣七字今從一本坊本齊下無王字○補不即不見也上不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

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爲六之爲于僞反下爲政郢

之後不存則廣土衆民爲同說始銳反下同○桀紂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自設舉

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厭於葉

野芻牧薪采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累力委反○高誘

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置贊也凡始執調者委贊而退蓋言士始

夕令朝行天下惡趙強故夕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

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

〔難題〕舉左猶言舉左手也以身體爲喻也國千乘之宋國八困ノ

車稱夏王一朝爲天子天下皆從夏並戶雅反○遇齊宣王聞

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

侯臣天下乃釋梁魏都大梁故稱梁王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邯威王聞

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

大敗申縛敗必遇反○楚都郢故稱郢威王楚王趙人聞之至枝桑燕

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燕趙亦惡齊強欲來齊戰敗不

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抵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

其百姓而天下乃釋齊敗當作則擬疑履訛釋履即徒跣也釋劍徒跣示卑

於是天下積薄而爲厚聚少而爲多以同言邯威王於側

紂之閒積薄而爲厚聚少而爲多謂惡楚之彌益也高誘曰紂當作厲聲之誤也關

惡威王者衆多同言於君長曰紂當作陋書堯典曰揚側陋疏云側陋者僻側賤陋之處此言天下

側陋之間未詳孰是臣豈以邯威王爲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

邯爲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樂音洛○豈以猶豈謂也強

臨以強臨之也此章歷言強

平際ハ平和ナル交際ノ意カ、不詳。敗ハ則ノ誤。損ハ履ノ誤。

側紂ハ不詳。

不可恃以諷秦攻六國也

〔考異〕

高本宣王作太公今從坊本坊本伐魏下無壤地兩分國家太危八字縛作而朝於邯鄲之君乎委置也凡贊幣必手授受之唯見君則置而不授故謂仕君曰委贊還轉也轉委贊謂改仕他君○乘夏車稱夏王鮑釋夏車為夏篆夏篆孤卿所乘義不可通吳因讀為中夏之夏然魏本居中夏未必至此始乘中夏之車夏車蓋夏后氏之車魏即天子之位改國號夏因乘夏后氏之車自稱夏王也及齊伐之即便去王復本號故他書不言耳○朝為天子天下皆從出朝自為天子即上文稱夏王是也鮑朝上補一字吳以為字為衍謂魏王自朝周天子皆非也○於是夫積薄而為厚夫猶言夫人言天下丈夫人人皆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為伐楚之資也鮑改夫為天下妄甚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

四國荆吳燕代也見下文但吳亡久矣必有謬

秦王召群臣賓客六

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

靡亡池反○關君長曰秦受四國之兵則力必屈抑而戰士皆盡

於外為之奈何群臣莫對

姚賈對

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

使所吏反下南使北使同○案止也乃資車

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劍

乘繩證反上衣於既反○資給也關君長曰舞猶帶也論衡謝短篇

曰佩刀於右舞劍於左是也愚按齊策亦有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之言關說是矣與之以王衣冠及劍寵之也

姚賈辭行絕其謀止

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

說音悅

韓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閒三年

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

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

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

非所以厲群臣也

厲勵同○父死子繼曰世言世世監門卒子

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

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

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

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

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

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

讒則無忠臣矣

復扶又反下同參所金反妃音配焉於虔反將子匠反○良將關龍逢也忠臣比干也

王曰子監門

且梁ハ且ノ下ニ姚賈ノ二字ヲ添ヘテ見ルベシ。監門ハ門番ナリ。

五羊之皮ハ五匹ノ羊皮ナリ

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庸。文王用之。而王。王于況反。○逐夫。為婦所逐也。說苑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賣肉不售。故曰廢屠。子良不知何人。仕之而見斥逐也。讎庸。也。庸用也。求售而不登用也。高誘曰。賣庸。庸作不能自售也。是庸讀為備。果然。宜作庸不讎。

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賈音古。○鄙人。邑名。弊隱也。以貧賤隱幽也。不。死。公子糾難為魯所束縛而歸齊。故曰免囚。

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相息亮反。朝直遙反。○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中山盜。而勝於城濮。中山盜。未詳。晉文公。勝楚成王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下。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詬辱。醜恥也。下。隨務光。並湯時人。辭湯之聘。申屠狄。紂時人。不忍見紂之無道。自沈於淵。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八寸曰咫。無功。而願賞。虛願也。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

韓非。使用也。穆文熙曰。士之用世。以才而非。乃短姚賈之行。不達已甚。且非短賈。則李斯安得不短非。此非之所以殺身也。

〔考異〕

高本案作安坊。本無冠字。諸本短作知。今從一本。坊本吳作齊。無國之寶三字。劉本對曰。有下有之字。坊本聞作聽。一本無賈人之字。諸本誹下無於字。今從曾本。坊本無稷下者字。高本乃下有可字。○必絕其謀。而安其兵。高注云。安止也。安字自通。鮑改為案。未是。○舞以其劍。舞劉本作帶。是也。○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吳亡而言吳。猶宋亡而言宋。越亡而言越。蓋其遺民有自君長於村落間者。因稱為吳耳。鮑改為齊。未是。○韓非知之。姚云。一本作短之。是也。○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鮑本脫國之寶三字。

李斯為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開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開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開古莧反。為其之為。子偽反。切七計反。亦如字。上時掌反。○開。謂為其開隙也。河渠書曰。韓聞秦之好與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開是也。注溉渠。謂注溉田疇之渠也。一切猶一例也。下文所謂不問可否。不。論曲直。是也。

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

注溉渠ハ注派トモソソグナリ、渠ハ溝ナリ、田地ニカケルタメノ用水堀ヲ云フ、土功ヲ起シテ、國力ヲ疲ラサシ目的ナリ

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敗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疎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宛於袁反。下同。并併同。樂音洛。治直吏反。敗必邁。反從子容反。施以鼓反。華胡化反。內音納。○百里奚亡秦走宛。穆公贖歸。施延及也。負猶累也。此言客有益於秦。而不宜逐也。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

樹臣庚反。下同。數色主反。說音悅。下同。○太阿。良劍名。織離。良馬名。翠鳳。以翠羽爲鳳形。而飾旗。鼉。大魚也。皮可冒鼓。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

樂統ハ共ニ土器ナリ。

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駘。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

朝直遙反。好呼報反。馱駘。音決提。○馱駘。良馬也。

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下陳。猶後列也。宛珠。宛地之珠。飾于簪上也。璣。珠之角者。附著于耳環也。阿。齊國東阿縣。繒之精白者。曰縞。錦繡。爲緣飾。以上皆宮女粧飾也。雅化。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窈窕。美貌。此言趙女善媚人也。

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閒。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夫音扶。下同。呼火故反。觀古亂反。○桑閒。於濮水之上。桑林之間。所得之樂。韶虞。舜樂。象武。周樂。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

黔首ハ人民ノコト、黔
ハ黒ナリ頭ノ黒イ民ノ
意。

術也。

去起呂反。○人民即謂客也。林西仲曰。把人與物相較。所以痛言逐客之令。不明重輕。大為失計。

臣聞地廣者粟多。

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

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

所以無敵也。讓推却也。成就也。地無四方。民無異國。謂皆王土王臣也。此言士多有益於國也。今乃棄黔首以

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

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藉子夜反。○業諸侯。謂秦逐客立功業於諸侯也。末二句

蓋古語。范雎亦嘗引之。此言逐客有害於國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

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客見逐則怨。怨以入諸侯。故曰樹怨於諸侯。秦王乃除逐

客之令。復李斯官。徐孚遠曰。李斯前諫逐客。後建議坑儒。皆以自便也。使逐客時。獨議留斯。當無是書也。

〔考異〕

關君長曰。高本不收此章。而纂不取。吳鮑亦無注焉。非策之舊必矣。姑仍坊本而載之。今從之。文選昔下有者字。史記穆作繆。文選求丕作來。邳史記無

五子之子字。文選二十作三十。此四開有上字。君下無者字。內作納。用作與。史記崑作昆。文選隨和作和。氏灑作鱗。說皆作悅。則下無是字。鄭衛作趙衛。宮作庭。下無而字。良作馬。西蜀作蜀之。飯作缶。歌下無呼字。耳下無目字。史記詔皆作昭。文選無下叩。互意下有之字。人民作民。人無也字。彊下有者字。民無之民作人。西下無向字。無而願之而字。外下有以字。怨下無於字。

凡二十二章

戰國策正解卷三下終

戰國策正解卷四上

齊上

威王

凡六章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濮水名。事役也。據下文梁氏不敢過宋伐齊。蓋與魏戰也。贅未詳其氏。章匡章。皆齊將也。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說音悅。○盼田盼亦齊將也。齊軍失利不能收盡兵糧。乃以與宋。取其懼心。如相貿易也。魏知宋悅齊。則恐其要擊。故不敢過宋伐齊。收宋即取其懼心也。所謂易也。據下文固疑國訛。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復扶又反。○責責其償也。

〔考異〕

坊本無而字。○固疑國訛。齊固弱。故通固弱其弱仍故。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難乃且反。○魏圍邯鄲。故求救。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齊田氏。故曰田侯。鄒子名忌。段干綸曰。弗救。

不如易餘糧於宋。餘糧。宋與齊。宋味方トシ。濮上ノ敗ヲ償フナリ。齊固ハ齊國ノ誤。責之ハ糧ヲ責メテ取リ返スコト。

兵甲ノ甲ハ兵士ノコト
ナモ云フ。
郊ハ城外ノ村里。

以齊入秦ノ齊下ニ兵字
ヲ脱ス。
頃之間ハシバラクシテ
ナリ。

西藩之臣、領内ノ小諸
侯ヲ藩臣ト云フ、秦ハ
齊ノ西ニアリ、故ニ西
藩ノ臣ト稱スルナリ。
馬棧、馬屋ノ下ハ格子
トナリ、汚物ヲソレヨ
リ漏スヤウニシテア
リ、之ヲ棧ト云フ、馬
屋ノ下ニ葬リシハ、之
ヲ辱カシメタルナリ。

則我_レ不利_ラ。田侯曰_{ハク}何哉_ヤ。問所以夫魏氏兼_ハ邯鄲_ヲ其於_レ齊何利_ナ。

哉_ヤ。夫音扶下同。○言非田侯曰_{ハク}善_ニ乃起_シ兵甲_ヲ軍於_レ邯鄲_ノ之郊_ニ也。軍屯

段干綸曰_{ハク}臣之求_ム利_ヲ且_ニ不利_ラ者非_レ此也。且將也言臣之求利與將不利非軍於邯鄲之郊之謂也

夫救_ハ邯鄲_ヲ軍於_レ其郊_ニ是趙不拔_レ而魏全_ク也。趙得救而強故不拔魏恐齊而不攻故全

不如_カ南攻_ニ襄陵_ヲ以弊_ス魏_ヲ邯鄲拔_レ而承_ク魏之弊_ニ是趙破_レ而魏弱_ク也。

襄陵魏邑弊疲也承猶乘也攻襄陵名救趙而實疲魏也魏救襄陵拔邯鄲必疲而齊乘其弊田侯曰_{ハク}善_ニ乃起_シ兵南攻_ニ

襄陵_ヲ七月邯鄲拔_レ齊因承_ク魏之弊_ニ大破_レ之桂陵_ニ。桂陵魏邑

〔考異〕坊本弗作勿何哉下有對曰二字一本無何利之利字○田侯曰乃起兵曰

秦假_レ道_ヲ韓魏_ヲ以攻_ク齊_ヲ齊威王使_シ章子_ヲ將_シ而應_ズ之與_シ秦交_シ和_シ而

舍_ス。將子匠反下除將軍餘皆同○鮑彪曰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思按孫子軍爭篇曰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使者數相

往來_ス章子爲_シ變_シ其徽章_ヲ以雜_シ秦軍_ヲ。使所吏反數色角反爲于僞反徽章通○徽章也章其文章也變之使與

秦徵_シ章_ヲ同_シ候者言_フ章子以_テ齊入_リ秦_ニ威王不_レ應_ズ頃之間_ニ候者復_シ言_フ

章子以_テ齊兵_ヲ降_シ秦威王不_レ應_ズ而此者三_ニ。復扶又反降戶江反○候者齊之偵者上齊下恐脫兵字

而如_ク有_リ司請_フ曰言_フ章子之敗_リ者異_ク人_ト而同_シ辭_ヲ王何_レ不_レ發_シ將_ヲ而

擊_ツ之_ヲ王曰_{ハク}此不_レ叛_ル寡人_ト明矣曷_レ爲_シ擊_ツ之頃_ニ言_フ齊兵_ヲ大勝_シ秦

軍大敗_リ於是秦王稱_シ西藩之臣_ト而謝_ス於_レ齊_ニ。藩音蕃○謝攻齊之罪也左右曰

何以知_ル之曰_{ハク}章子之母啓_ヲ得罪_ス其父_ト其父殺_シ之而埋_ス馬棧_ニ之

下_ニ。啓母名棧牀也吾使_シ章子_ヲ將_シ也勉_メ之曰_{ハク}夫子之強_ク全_ク兵_ヲ而還_シ必更_シ

葬_シ將軍之母_ヲ對曰_{ハク}臣非_レ不能_ク更_シ葬_シ先妾_ヲ也臣之母啓_ヲ得罪_ス臣

之父_ト臣之父未_レ教_シ而死_ス夫不得_レ父之教_ヲ而更_シ葬_シ母_ヲ是欺_シ死_シ父_ヲ

也故_レ不_レ敢_シ。更音庚夫不之夫音扶下同○未教謂未命改葬也夫爲_シ人子_ト而不_レ欺_シ死_シ父_ヲ豈_レ爲_シ

人臣_ト欺_シ生_シ君_ヲ哉_ヤ。此其所以知不叛也

〔考異〕

纂無頃之間之問字坊本發作廢曷爲下有而字秦軍作秦兵高本稱作拜吾使下有者字一本吾下有之字○田侯曰乃起兵曰何_レ不_レ發_シ將_ヲ而擊_ツ之鮑改發爲廢非不言稱者言拜義可推也鮑改拜爲稱亦以今文律古文耳

齊楚之權敵也ハ齊楚ノ
權力ハ相敵シテ優劣ナ
シ。
【難題】足上疑脫ニ不字。

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魯親楚故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齊王患之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為于僞反。不待勝者而與而始偏與楚則楚不勝而亦與之是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也是其所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有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言二國權力適均不以有魯與無魯為強弱不如中立全衆而二國戰後合於勝者。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殫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殫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殫死也為勝之為若也言楚勝齊則其良選必殫餘兵不足助其危其為德也亦大矣。魯君見恩德也亦甚大矣。魯君以為然乃退師不復親楚也。

【考異】

高本無弔下平字全作令無恩德下也字甚作其○補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齊楚既戰與勝者合是與勝者也未戰而合所合或不勝是

與不勝者也欲令魯中立故其言如此○足下豈如令衆而合二國之後哉姚云令一作全是也合猶與也二國謂齊楚後既戰之後也此即上文所云與勝者也○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殫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殫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同一戰勝也而於楚言其餘兵足以待天下者楚雖遠乎國大兵衆魯合之齊不能害之特不甚見恩德耳齊則既勝之後無餘兵以待天下魯合之其德魯甚大欲令魯重合齊故其言如此鮑云合合敗者勝者雖合之不必見德不知巧言良士選卒必殫者正為見德張本也且若其說巧欲合魯與不勝者何前後之相乖楯也可發一榮○身退師身自退師也鮑改身為乃非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相息亮反將子匠反說音悅為王之為于僞反下進不死以屈撓而坐誅也。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說始銳反操七刀反○聲威天下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驗其謂聲名畏懼天下大事謂反也

辭於王前田忌遂走令力呈反。卜者問所使者為人卜者卜師也關君長曰見捕者已述忌之辭而卜師亦為其徵驗徐孚遠曰威王

田忌之人ハ田忌ノ家人
タルヲ云フ。

明主而見欺于鄒忌者其功名已立不
如昔年見陵之時故前明而後暗也

〔考異〕

一本無
亦字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身體眇麗有音又○高誘曰修長眇讀曰逸美好也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朝直下除市朝餘皆同復扶又反○旦日明日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孰熟同○思之思故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

市朝ハ市中又ハ朝廷。

無可進者ハ言ヲ進ムベキ事件ナキニ至リシナリ。

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高誘曰下人蔽王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上書之上時掌反○市朝猶市井也朝朝暮之朝而非朝廷之朝也古者民朝聚井汲水因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曰市朝亦曰市井而途為貿易處之通稱也閔王策曰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說林訓曰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見市以朝為期矣其殺人陳尸於市朝者與衆共棄之且汎示衆也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自暴政所為不可以證焉孟嘗君傳日暮之後過市朝既為通稱則無妨矣或曰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因其一而并言其一恐皆非也或曰此市朝謂市與朝果然則當曰朝市而不可曰市朝也朝市見襄十九年左傳若周禮司市禮記郊特牲朝市謂朝時而市也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其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也數色主反燕烏賢反後國名倣之不復音○鮑彪曰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引以告君達矣

不得入於齊矣。濟子禮反。重直用反。宛於袁反。騎奇寄反。雍於用反。○天唐高宛。踵至衝突也。皆地名。雍門。齊西門名也。關君長曰。軍當作車。車重。即輜重。愚謂成侯鄒忌也。田忌不聽。果不入齊。不為齊所入也。吳師道曰。使田忌無間於齊。孫子易為而有此言。必公孫開成侯讒時也。

〔考異〕

諸本老皆作先。今從曾本。○使彼罷弊於先。弱守於主。姚云。曾本先作老。下同。吳云。於字恐衍。下文疲弊先弱無於字。二說皆是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

相息亮反。○吳師道曰。前云。鄒忌為相。田忌為將。田忌走。此云。代之相。恐有差誤。愚謂。代之相。齊四字。恐衍。杜赫曰。臣請為君留

之楚。留田忌於楚。不使得來。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

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之

不返齊也。鄒忌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

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高誘曰。田忌後日若得還齊。亦必以重事楚。愚謂。二忌。鄒

忌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考異〕

諸本為君留之楚。作為留楚。今從一本。坊本無示田之田字。忌以間有必字。○補。鄒忌以齊厚事楚。鮑以上補必字。此亦以後世句法讀古文也。

以為ノ二字衍。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說。晏首貴而仕人寡。王說之。說音悅。○仕人。謂所進而使仕之人也。

高誘曰。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

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亦幾何人矣。以為二字。字恐衍。塞先北

是以父子喻君臣。言寡不如衆。而今首之所進仕者。亦幾何人。而王悅之也。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反。○以

猶以為也。言王因以為晏首蔽塞仕者而不進也。

〔考異〕

諸本亦幾何人矣。使以幾何人。今從一本。○忌聞以為。以為亦所聞之言。古人以為也。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嬰子恐。恐丘勇反。○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

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為靖郭君。而封於薛也。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

用也。不用於齊。之故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

申縛。申縛者。大臣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為于僞反。○高誘曰。嬰子不善。盼子

故不用。而用申縛。大臣與百姓。不為申縛致力盡用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

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復扶又反。

〔考異〕

一本國下有而字坊本臣下有弗字一本同今嬰子逐曾本作今王逐嬰子矣。○申縛者大臣與百姓弗爲用姚宏云與一本作弗與是也。

權之難。齊燕戰。難乃且反。○鮑彪曰權楚地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于楚境也。秦使魏冉之趙出

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必

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向許丈反。○李向趙用事者身田嬰自謂也。然則

是君自爲燕束兵爲燕取地也。爲于僞反下同。○東猶斂也。燕取齊地和而斂兵不戰是趙自爲燕斂兵取地也。

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

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復扶又反罷音疲。○高誘曰唐曲逆是時並屬燕愚謂燕敗齊疲趙可乘其虛取燕地。戰而

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

歸於君矣。命懸於趙言齊不勝則必從趙而聽命爲趙所制也。吾恐君字訛中立謂欲得趙趙中立而割取兩國之地也。穆文熙曰以兵助燕則我爲敵國中立勿出則執兩國之權利害豁然令人警動。

〔考異〕坊本歸作懸。○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東鮑本作束是也。

蘇秦爲趙合從。爲于僞反下同。○趙爲從主故曰爲趙也。南北爲從六國南北從列故合六國曰合從。說齊宣

按兵ハ兵ヲ止ムルコト

晉中ハ君中ノ誤。

帶甲ハ甲ヲ被タル兵ヲ云フ。錐矢ハ矢ノ根アル矢ヲ云フ。錐ハ鐵ノ形ナリ。

六博ハ雙六ノコト。踰鞠ハ蹴鞠ノコト。

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說始銳反邪音耶塞先代反。○琅邪邑名言四方皆有險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

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

風雨。數色主反解音蟹。○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管子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是也。高誘曰錐矢小

矢愚按呂子所貴錐矢者爲其應聲而至淮南子疾如錐矢注云錐金鏃箭羽之矢也蓋矢之輕銳而疾者也此謂進兵之迅疾也如雷電謂開合出沒之迅疾也如風雨謂退兵之迅疾也。

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

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

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倍音佩下同度待洛反。○即猶若也倍後之也絕直度也臨淄齊都下戶戶有上下此就其下者而度之也發徵發也。

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

鬪鷄走犬六博踰鞠者。學似笙三十六簧筑似琴而大頭圓五弦擊不鼓六博局戲王逸云博著也投六著行六碁故曰六博踰也。

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

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擊相當摩相切也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揮振也敦厚也揚發揚也。夫以大王